

1941 年  
创刊号

---

四  
存  
青  
年

1  
1941  
7月

R  
524.05  
484

国图藏书

---

---



# 四存青年

張蔭梧



## 創刊號

- 領袖對青年的教訓.....鄧文儀
- 告四存中學學生書.....龐炳勳
- 介紹四存中學.....張蔭梧
- 國際間的道義.....老拙
- 四存抗校的轉戰河北.....常光
- 我們在太行山上.....云云
- 端午節之夜.....紀宣
- 一個做了本國人俘虜的故事.....奚若
- 村公所.....長城
- 你知道嗎.....涓涓

南京圖書館藏



# 創刊目錄

我們是三民主義底少年軍（代發刊詞）

領袖對青年的教訓……………鄧文儀

告四存中學學生書……………龐炳勳

四存中學學生呈復龐主席書……………

介紹四存學校……………張蔭梧

編者底話……………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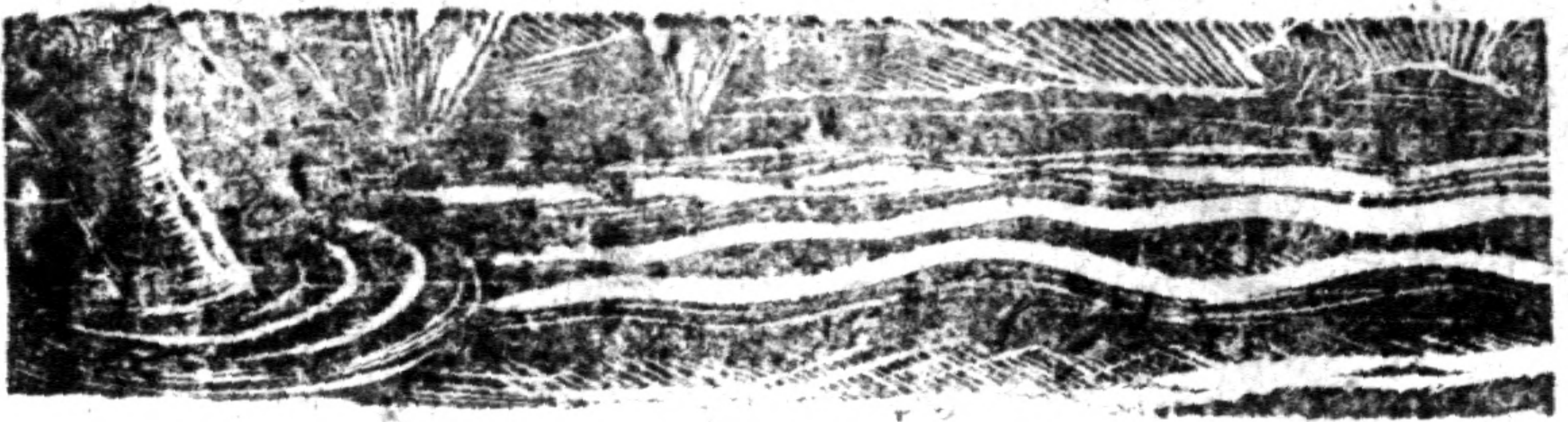
國際間的道義……………老拙

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隊伍來吧……………孟憲昌

告報  
四存抗校師生兩年來的河北轉戰……………常光

524.05  
484

(3)



文藝創作

我們在太行山上

云云

端午節之夜

紀宜

一個做了本國人俘虜的故事

奚若

翻譯

拾球比賽

Alphonse Dauaet 艾涓譯

戲劇

村公所 (獨幕劇)

長城

你知道嗎? (好萊塢動態)

涓涓

詩歌

軍中雜吟

胡吟

喋喋絮語

王學儉

獻給全國的姊妹兄弟 (集國防劇名)

杜景義





## 創刊目錄

我們是三民主義底少年軍（代發刊詞）

領袖對青年的教訓……………鄧文儀

告四存中學學生書……………龐炳勳

四存中學學生呈復龐主席書……………

介紹四存學校……………張蔭梧

編者底話……………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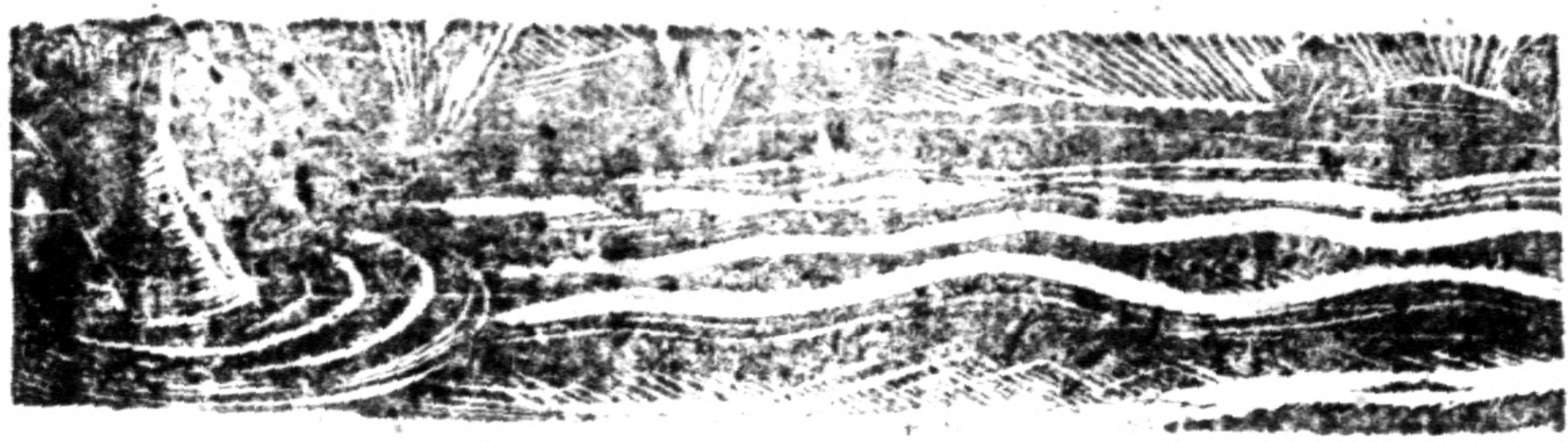
國際間的道義……………老拙

到二民主義青年團的隊伍來吧……………孟憲昌

報告  
四存抗校師生兩年來的河北轉戰……………常光

R  
524.05  
484

(3)



文藝創作

我們在太行山上.....云云

端午節之夜.....紀宜

一個做了本國人俘虜的故事.....奚若

翻譯

拾球比賽.....艾洵譯  
Alphonse Dauact作

戲劇

村公所（獨幕劇）.....長城

你知道嗎？（好萊塢動態）.....涓涓

詩歌

軍中雜吟.....胡吟

喋喋絮語.....王學儉

獻給全國的姊妹兄弟（集國防劇名）.....杜景義

北平  
新華書店





# 領袖對青年的教訓

鄧文儀

領袖對於青年愛護作育，無微不至，教導，訓勉，期望殷勤。認青年為革命先鋒隊，為民族復興運動的基幹，為建設新國家的主力；故自帶兵以來，無時無地不以訓練青年，選拔青年幹部為其第一要務。今日中國革命之青年幹部，幾乎沒有不直接間接受過領袖教訓培育的。領袖的言行舉止，始終保持青年的精神，過青年的生活，以身作則，以身行教，一面作青年的良好導師，一面自己就是一個現代化革命青年的典型。領袖對於全國青年不分畛域，一視同仁，不論智愚或賢不肖，不計親疏或遠近，都有教無類，選拔得宜。領袖愛護青年，重在恩德，教導青年，寬嚴並用，對青年的錯誤過失幼穉輕浮，體諒之餘，誠懇誡勉，寬恕之外，不失于嚴，唯其能誠且嚴，故一般青年都畏領袖之感，而懷領袖之德。領袖對青年已盡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之能事；其對青年之教訓，自思想以至行為，自精神以至體魄，自理論以至實際，自個人以至團體，更無微不至；茲謹約而言之，以供青年參考：

## 一 思想信仰

人的思想，要有中心，有了中心，然後乃有條理，行動乃有軌範，信仰乃有準則；否則如水上浮萍隨波逐流，沒有自立的可能。不能自立的人，是世間最苦悶的人，到處沒有主張，遇事不能判斷，黑白不辨，是非莫明，醉生夢死，如冰既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其精神上之痛苦，實不堪言狀。如欲免除此種痛苦，惟有訂定思想的中心，確立信仰的標的，以此為準，固執不移，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刺戟如何震亂，而心中有所主，自然不致受擾害，不至動搖。所以領袖教訓青年，諄諄以樹立中心思想，與中心信仰為第一要義；而中心思想之所在，就是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博古通今的最完美之革命主義，也是適合國情民俗的最需要之革命主義，不僅為吾人的政治典範，抑且是吾人的生活南針；凡屬炎黃子孫，尤其是革命青年，必須於三民主義確信力行，堅毅不拔然後心有主宰，胸有成竹，可以克服一切橫逆，擊破一切邪說，抗拒一切引誘，制勝一切敵人。領袖教訓青年，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中心，我們就不能背馳我們的主義；要是沒有主義來做我們的中心，那就是沒有信仰，委信你上官了，沒有信仰心去信任誰了，並且沒有自信心來相信自己了；所以沒有主義就是沒有中心，沒有中心就是人心懸散，精神不一致。所以我們的思想信仰，於個人，於團體，於生活，於事業，非絕以三民主義可為中心不可。

## 一一 道德觀念

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也不能茫然孤立而無友；換詞言之，人要在羣居生活中要發生交際關係，所以修己待人的道理，不可不知。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這「性」字的意義，是最關重要，因為天賦的本能衝動，在羣體生活中，有不能任其自然發展者，必須加以修正或遏抑，以期適應環境，例如喜怒哀樂

愛惡等本能作用。常常要用些制宜功夫，就是欲求心安理得，於己於人，均無不當，所謂道德觀念，可以說起源于此。我國對於道德，素極講求，理論上研究得最透澈，實用上講求得最完備，成為文明人類所特有的倫理哲學，為任何民族所不能及，譬如「禮義廉恥」的四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是人生可以永久而普遍適用的法則，絕無時間與空間之限制。老實說，我們能成為這大一個民族，建立這大一個國家，經歷這久一個歷史，擁有這高一個文化，優美道德乃其要素；我們飲水思源，必須保持這種道德，發揚這種道德，以求善其本身，兼善天下，那些忘自菲薄而譏評祖先的人，不是失之于幼稚，就是失之于誤解，應該深思，猛省，轉返迷途。此中理由，國父啓示最詳。領袖指點甚切，國人欲求改造生活，建設心理，必須以恢復固有道德為起點。試觀社會上所流行的一般頹廢情形，與腐惡事實，無一不由于缺乏道德觀念。所以領袖怒焉心憂，倡導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之教寓于衣食住行中，潛移默化，挽救頹風，其用意至為深長。吾輩青年誠受領袖教化，心須瞭解德育之重要，把握固有之精神，以養成革命的人格，奮厲革命的行爲。

### 三 人生目的

人生的意義是甚麼？生活的目的是甚麼？實為不易瞭悟的問題。一般哲學家，提出了不少的學說，然類多空疏迂腐，不偏于形而上的虛玄，即偏于形而下的機械，不能使人有簡明確之認識，故大多數的人，以哲學為玄誕微渺之論，是少數知識份子獨佔之學，與日常生活無何關係，置諸不聞不問，度其渾渾噩噩之生，碌碌無所短長，不特可憐，而且可惜。須知生為常態，物亦有之，人之所以異于物者，在不虛生而為目的之生，在不苟活而為有意義之活；若不明此目的，知此意義，則與草木禽獸同其朽腐，毫無價值。所以領袖以獨特的見解，指示人生之正鵠，謂「生活的目的，是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由此推釋，可知人生貴于服務，貴于犧牲，去私公，助人濟衆，以積極的樂觀態度，求遠大的光榮收穫，各如其分，各盡其能，能力越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務，能力較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至于無甚能力者，亦當盡其能力以服一人之務，庶幾人無寄生，物無浪費，全體之生活可以進步，永恒之生命可以持續。吾國人之缺陷向在消極，在近視，好逸惡勞，私而忘公，以致一盤散沙，各自為計，公生活發生危險，私生活亦不能保全。今後應深切體驗領袖昭示之人生目的，痛革前非，努力新生；青年為新生的動力，尤當英勇奮發，合己利他，謀取人類的幸福，創造民族的永生。

### 四 身心訓練

青年對於民族永生的創造，必自本身做起，對於體魄精神要同樣訓練，平均發達，成為領袖所期望的「能學問、能勞動、能創造、能奮鬥的現代國民」。本來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之肉體，是很淺的道理，古代教育，六藝兼修，不要僅懂得禮樂書數，並且要研習射御之事，就是實踐「身心並訓」的道理。可惜唐宋以還，科舉取士，學不重體育

小，文人不習武事，縱令在文藝方面有所成就，而其身體則病弱衰萎，不能振作，精神亦隨之頹廢，所以影響於個人者尙小，影響於民族者甚大。革命以後，風氣稍變，各級學校，於課室教學之外，尙有各種體操運動，但是未收到「身心並調」的實效。據若干體格檢查報告，身體不健全的學生，爲數不少。我以為一般所謂學校運動，實在不夠，應厲行勞動服務，使學生常有與日光空氣水抗爭的機會，切實鍛鍊其體力，澈底打破過去所謂「勞心勞力」的畛域觀念，這不僅在學校要做，在家庭也要做，爲父母的人，應放棄姑息之愛，督教子弟習於勤勞。領袖訓誨我們過：「你們一般青年學生，在家庭裏要孝親尊長，敬兄愛弟，和和睦睦，其次便應勞動，一切打水洒掃，洗滌煮飯，園藝等種種事情，都要我們自己來做，替一家老少勞效；由此可以養成高尚的人格，鍛鍊強健的體魄。我們須知修身原是德智體羣四育並進，不過健全身體，實爲修身之基本，如果身體不好，精神不足，則智不能長，德也不能立，羣也不能合了。」

### 五 好學力行

語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所謂學實在包括一切修養功夫與做人方法，未可限于知識之追求。不過求知是修養的手段，要有知識，然後能通達事理，左右逢源。所以學而不厭，習而不倦，是青年修業的基本要素。普通在學校的學習，僅僅是形式教育，最要緊的是隨時學，隨時習，整個的宇宙，是學習的題材，整個的一生，是學習的時間，必須遇事研究，到處留心，才可謂之做學問，有心得，可以立身，可以濟世。故領袖訓勉我們求學，異常懇切，謂「凡事要求精，而且要精益求精，所以隨時隨地要努力做研究的功夫，尤其對於一切基本學問，格外要澈底研究明白，然後一切計劃才真有所本，不會有大的錯誤，一切事業也根基穩實，可保最後成功」。且爲學的目的，不是要食古不化，博而無當，乃是要擇善固執，致用力行。人生在宇宙之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在行的作用中間長成，由行而培育人格，由行而鍛鍊身體，由行而益增智慧，由行而獲得經驗，古往今來的聖賢豪傑，仁人志士，因爲有目的有決心去行，故能達成他們的志願。均是也，誰無志願，要達達志願，不可不有軌道，有步驟，有系統地去行。學可以助行，行可以益學，二者相資其效愈宏。所以領袖不但鼓勵青年好學，而且教誨青年力行，嘗謂「一切學問貴能實用，而求學方法，貴在實習，蓋必如此，然後可以獲得業務上的實際經驗，了解社會實際情形，並養成其精神上的實際修養，使與書本上的純理智識互相印證，運用自如，方能報效社會國家而有所成就」。凡我有志的革命青年，必須三復斯言。

### 六 做人做事

社會環境不簡單，人事關係極複雜，青年立身其間，做人要當，作事要妥，非有適當之素養不可。所謂素養，必出乎「誠」，誠之義爲「真」，爲「實」，爲「不欺」，在本身方面可以「忠」字解釋；在對人方面可以「恕」字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己能盡忠，則負責任、守紀律，無所爲而不當，無所往而不安；對人能恕，則互信互助，不奪不爭，親愛精誠，熙然凝合，形成最偉大之羣策羣力。所以「誠」爲做人之基本，則大學之道，以「誠」爲本，領袖之訓，以「誠」爲本，故曰「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古人所謂誠者成也，又謂不誠無物，就是此意」。這是領袖闡釋行仁的說法

，即是吾儕做人的法度。至於做事，則領袖更有明確的指示，即實用科學方法也。所謂實用方法，就是實而不浮，持而不廢，井然成序，有條不紊。領袖於此，言之最詳，就科學要旨方面，分爲辦事順序與辦事精神，前者之義，在「由近而遠，由卑而高，爲大於微，圖難於易」，後者之義，在「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始終」；就科學方法，分爲組織與範圍，立案與準備，分工與合作，研究與實驗，分析與統計，改進與發明等六段程序，反復申說，則切開明，可謂善盡美的科學教訓。青年能奉此教訓，明辨篤行，則事無不舉，業無不成，做人之道，盡於此了。

## 七 建功立業

現代的時代，是最艱危的時代，又是最有希望的大時代，凡在青年，必當有所建樹，有所表現，始不至於虛度一生，無補于世。惟所謂建樹與表現，絕非揚名顯親的權利觀念，而是救人濟世的責任心。因爲舉行紛擾，民族艱危，各種事業，萬端待理，青年不能熟視無睹，苟且偷安，必須急起直追，準備擔當一種事業，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以期完成革命，建立新邦。自來革命建國之業，必經非常艱苦的奮鬥，愈苦愈奮，越艱越鬥，流血不顧，犧牲不辭，乃能卒底于成。吾人革命建國的工作，方在開端，必須發揚堅忍的精神，奮蹈無前，一往不怠。唯忍可以不撓，不屈不撓，沛然誰能禦之，孟子有言，「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此即證明擔當大任者，非有堅忍的精神不可。國父一生遭遇困道，終能克服困道，創立民國，乃其大無畏精神的效能，亦即其堅忍精神的成果。領袖致力革命，備歷艱難險阻，終能克服艱難，掃除險阻，統一全國，領導全民，發揚偉大之力量，搏鬥強悍之外寇，勝算在握，建國必成，乃其堅苦卓絕的精神之收穫，亦即其堅忍不拔的精神之成功。吾輩青年，必當景行國父，師承領袖，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自強奮鬥，始終不渝，則以此建功，無功不就，以此立業，無業不成。

## 八 創造發明

人生是前進的，功業沒有止境，吾人必須站在前進之前線，發揮創造之智能。領袖嘗言，「人爲萬物之靈，亦即宇宙之主宰，應當發揚我們的聰明才力，來認識宇宙，宰制宇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不斷地創造人類的文化」。我中華民族的聰明才力，不弱于任何其他民族，在過去五千餘年，我們祖先很能發揮其智能，不斷地創造文明，可惜子孫沒有努力，未曾繼續創造，以致不進則退，日陷于貧弱凋敝。今後應該在我們偉大領袖的啓迪鼓舞之下，多方面發揮我們的才力，切實做到靈於萬物的靈宇。須知萬事萬物，無不可以人力去支配布擺，無論聲光力電，無論動植礦物，我們人類都能利用才力去宰制，去征服，去利用，使無用的變爲有用，有害的變爲有利。尤其在吾國地大物博，富源深藏，我們必須開發利用，自濟濟人。在事實上，以吾國之富，可以救世界之窮，我們應肩此大任，而用我們的高深的文化去救人類的精神饑荒，一面用我們博大的財富去救人類的物質饑荒，以求推進永無止境的人類新文明。這可說是我們革命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大同社會的實現。希望有志的青年們，一致奮興，向前邁進！

# 告四存中學學生書

龐炳勳

諸生隨軍轉進，到達汜水，將近半年。余以督師前方未能一堂會晤，然對諸生之刻苦求學及將來之前途，未嘗不刻刻在念也。吾冀淪陷，三載於茲，祖宗墳墓，夷爲荒邱，父老兄弟，慘遭殺戮，而失學青年，卽不死暴敵鋒鏑之下，其顛沛流離，彷徨苦悶之情，亦極可憫，每一念及，心爲之摧。是以余自奉命主持省政之初，卽以設立學校恢復學校爲急務，四存中學，在本省有光榮歷史，本省財政，雖於萬分竭蹶之際，亦籌補助之方，現借地開學規模粗具，在烽火遍地之今日，有安然攻讀之學舍，此等機會，實不易得。諸生皆身受蹂躪，初脫敵區，有機就學，固可自慰，然此時應知國家何以亟亟培植青年，而青年何以直得國家培植？蓋青年者，乃國家之植榦，文化之繼承人，亦卽將來之主人翁，對國家民族所負之責任，異常重大，而此危亡之局面，又非青年繼續努力拯救不可也。此日既受國家之培植，應卽認清現在爲何如時代，在此時代中，個人佔何等地位？應如何方能在此偉大時代中，盡其應負之責任，以不負此生，不負鄉邦，不負國家民族之所期望？乃諸生今日在校期間，所應努力自勉者也。故應就此時機，珍惜光陰，自奮自強，互策互勵，以促學識之進益。須知此時，非爲讀書而讀書，乃爲救國而讀書，每一國民，多求一分知識，卽國家將來多增一分力量，亦非有此知識之力量，不能達成救國之任務也。况吾冀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流風餘韻，至今未衰，乃七七變起，冀省先亡，而吾父老兄弟，首遭蹂躪，此亙古未有之奇辱，當亦爲諸生所椎心難忘，而思有以雪之者。今日余爲諸生先驅，願明日諸生卽繼余邁進。必使吾冀在抗戰勝利中，爲最先收復之省，卽以倭寇之血，洗吾鄉邦廬墓之羞，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 四存中學全體學生呈復龐主席書

主席龐鈞鑒：訓示遙頒，恍親面諭；渥承珍念，鐫銘弗設。伏維鈞座威德彰聞，軍民共戴；轉戰疆場，敵寇震驚；坐鎮河朔，政績彌昭。生等夙志赴轅效命，阻於追隨無由；今幸忝屬棠下，慶瞻矩範有日矣。比念食茅踐土，桑梓攸關。七七變後，吾冀先亡，焚燒殺戮，腥膻遍野，敵偽盤據於平津，匪氛彌漫於鄉國。祖墓陵夷，老弱溝壑，頽垣斷井，雞犬不聞。生等雖愚，甯弗為之怒髮痛心哉！回思隨軍轉戰，三載有奇，嚴冬衣單，糠稗果腹；祇以大仇未報，是以不覺其苦。廬墓之羞未洗，何暇顧及顛沛；遍地匪氛未靖，豈容稍事務！抗戰殺敵，國民天職，前歲喋血滄陽，稍酬宿願。謬蒙 總裁電諭，生者獎楡，死者矜恤，生等當即揮淚電復，策勵奮發。今復蒙鈞座最勉，譽為有光榮歷史；竊思殺敵報國，乃分內事，生等曾受軍訓，以期盡我天職，一洗數千年來書生空談之羞，何敢膺光榮之譽哉！復念鈞座，國家為懷，關心教育，既籌款

以補助，復剴切而語誠，生等若非再接再厲，將何以答鈞座之期許！興念及此，不禁懷然而惕！生等受國家之培植，處斯復興民族之偉大時代中，地位所關，責任甚重，願靡則自殺以亡民族，邁進則自救以強國家，目前倭寇未除，匪氛猶熾，危急存亡，聞不容髮，今雖脫離敵區，借地求學，正生等臥薪嘗膽之日，鍛鍊身手之時，何敢稍事偷閒，致負鈞座之厚望，而成國家民族之罪人，以遺燕士風之羞哉！且學以濟世，先哲有言，實踐躬行，早有明訓，鈞座復申明此意，以「非為讀書而讀書，乃為救國而讀書」一二語警覺生等，語重心長，銘諸五內，所示論學奇辱，更何敢須臾亡懷！銘感之餘，惟有恪遵訓示，專心攻讀，待至稍有進益，再為追隨邁進，犁庭掃穴，痛飲黃龍，以報鈞座厚鑒於萬一也！謹此奉聞，臨電依依！四存中學全體學生謹呈。

## 介紹四存學校

張蔭梧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對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五六兩期講：

各位長官及各位同學：

今天我來介紹四存學校，蒙代教育長過譽；愧不敢當

明，希望各位切實的指正與批評！

我們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現象，都沒有會突然發生

牲的精神，恐怕在七七以來是不多見的！抗戰的成績雖不算好，但是做夠了「精神總動員」的表現。因此引起了全國同胞的注意！並獲得最高領袖之嘉獎。爲甚麼愛國祇有一個四存學校有這樣的表現呢？實在是有原因的；特向諸位報告：

學校而名曰四存，這是根據明末清初有一位中華民族革命的先哲顏習齋先生所著的四存學術而來的，所謂四存是：「存性」「存人」「存學」「存治」，這四存學術，實在是顏先生復興民族的理論與方案。但是這四存的產生，又有牠的時代環境的背景，以爲其成功之因素。按習齋先生，生當明末清初，凡有志之士，及民族意識高漲的人們，都紛紛起義，以與異族搏戰！當時在學術界居領導地位的，如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傅青主（山），黃梨州（宗濤）等，都是在學術思想上，作反抗異族侵略，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心工作！不過各位認識清楚，當時顧王傅黃諸氏，都是學成名就！在學術知識見上，自有他的基礎和淵源！所以並不見得怎樣希奇！可是顏習齋先生，和他們比較起來，那簡直可以說是後輩，因爲滿清入關的那一年，顏先生的年齡，方才十歲，爲甚麼他以這樣小的年齡，民族意識會特別濃厚呢？這與他的環境又有密切的關係了。當明末的時候，有一位爲民族抗戰而全家殉難的孫高陽先生（承宗）他的道德，文章，事功，均高出儕輩，所以他一身關係國家之安危，蒼生之休戚。因此後人有的稱他是諸葛武侯，岳武穆，文天祥，三人合起來的一人。孫氏當明末時，對於國家民族，非常負責任！當時

氏在關外，對於抵禦滿族的國防事業，一切都有辦法！無異於金城湯池，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莊烈帝竟聽信讒言，將他罷職歸家。有一次滿兵衝入關內，迫近通州，孫高陽起義師勤王，將滿兵打出去，不多時，又被罷職歸家。一年後，滿兵又近迫天津，朝野震驚，高陽又被起用率兵打出去！這麼一來，本來該重用了；但是功高震主，未幾復被罷黜！不過這個時候，滿清却認識清楚了，知道支持明朝危局的，是孫高陽！乃變更計劃，遣兵直迫高陽縣；孫氏於倉促之間，召集民軍，誓死守城，清兵圍攻十數日！結果終以衆寡不敵，城池被敵攻破！孫氏全家百餘口，完全殉難！而且死的都很慘。因爲滿清的手段甚高！他對於征服中國的策略，完全採取「以華制華」政策！後來洪承疇，吳三桂二大漢奸，被他誘降，便當了他的傀儡，即是他的政策成功，所以在當時滿人以爲要把孫高陽爭取過來，則天下可傳檄而定！所以攻破高陽之後，對孫氏利誘威脅，無所不用其極！可是孫氏國家民族的意識很堅強，立場很堅定！屹然不爲所動。滿清乃把他的家人，逐個提至孫氏面前，以殺害迫孫投降，一個一個，均身首異處，甚至他所最鍾愛的九歲孫兒，亦如是慘！而孫終未屈服！結果，孫高陽亦被滿清以索縛頸，繫於馬身，奔馳而死。當時守城民軍，或被殺，或被擄，很少幸免！顏習齋先生的父親，顏昶便是在此役中被俘出關的一位。這時顏先生方才四歲，真是所謂甫離襁褓，便遭不共戴天之仇！迨至十歲，即遇甲申之變；明室傾覆，滿兵入關；乘勢南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種種慘暴行爲，不時傳入他的



耳鼓！顏先生在國難家仇的情況之下，所受的刺激，自然是格外強烈！所以到了成年的時候，雖然各種民族革命團體，都已先後覆滅；而他那敵愾同仇的沸騰熱情，却絕對不能自止！因此才產生出他那一套革命的學術來！

(一) 四存學術的簡單介紹

顏習齋先生的學術，概括起來，可以分爲「存性」，「存人」，「存學」，「存治」四種；所以學術界稱習齋學術又名爲四存學術。梁任公稱顏先生是思想界的一個炸彈！因爲顏先生的學術，將漢儒的訓詁之學，六朝的清談之學，宋儒的性理之學，以及當時的帖科之學，一舉而廓清之；衝破四層網羅，直紹孔孟！他這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和魄力，可以說在我國的學術史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但是他要沒有一種絕大的原動力，決不能有此空前之表現！他的原動力是什麼？就是直接的受他父親被俘的刺激；間接的受孫高陽殉難的影響！他因爲抱有國難家仇的巨大隱痛，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很想對國家民族，有所供獻；可是當時清鼎已定，畿輔之內，那能有革命活動之餘地？他本着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原則；探求我中華民族淪亡之癥結！再對病下藥，製造復興民族之良方。第一先從民衆身上找，覺得缺點甚多；第二從領導民衆的士大夫身上找，更是不景氣！第三從文化界的人身上找，尤其是不景氣！所以他便針對那些人的病態，卓然獨具，大聲疾呼的來提醒世人。他這種行爲，絕不是英雄主義者！因爲英雄主義者的出發點是私自利享大名垂後世！而顏先生的出發點，却完全站在復興民族的立場上！試看顏先生於讀「甲申殉難錄」，至明祠有氣節的士大夫於殉難前所誦之

「愧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即凄然泣下！他說：「這就是宋儒理學所造出來的典型人物」！這種典型人物，等於人羣中的孝女；其父母被人殺死，自恨無力報仇；結果祇有痛哭一場，懸樑自盡而死！有甚麼用處？所以他說：「誤天下蒼生者，程朱之學也」！又說「宋元來儒者，却習成婦女態，其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他又以爲中國歷史漢唐以前，捷仗四夷；漢唐以後，受四夷陵侮，故說：「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君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昇金以汴京與神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惟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乃如此乎？噫！」所以他的學術是「應時兌現」文武合一，政教合一，身心合一，道藝合一；換言之卽理論與實踐溝通，必須坐言起行，有道德兼有藝能！才能將救國救民的重責，負擔的起來；故曰：「身心道藝一技加功」！由此可以證明他反對朱儒是佔在民族國家立場上，以冀復興之基。絕非佔在學派立場上，以成自己之名，茲將顏先生的學術，簡單的來介紹如下：

一、存性——是保存人的真性的意思，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這是說，天賦的生命，叫做性；本來是一元的，但是儒解釋性，爲理氣二元論；並以爲理性是養的，氣質之性有惡；顏先生以爲這樣講法，能使人輕視身體，並喪失了自信。他說「將天生作盡之全體，因習染而惡

者，反歸之氣，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入悟其本有；有晦「踐形養性」之本旨。故有「理氣合一」之一元論曰「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又針對當時學人輕視「物質」、重視「精神」、致講空談欺騙之局！大聲疾呼曰「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要知我們的學問事功，都是由身體製造出來的；不要看作臭皮囊，自暴自棄；要是把身體毀滅了，你的精神怎樣表現？你的事功還會有呢？二十八年吳稚暉先生在捕房報上發表一篇「精神與物質并重」的文章，既是中國正統文化真傳，實亦合乎顏先生的存性，他們都認爲精神與物質應該並重，二者合一，方有宇宙萬物之生命！唯物論者，與唯心論者，一個偏左，一個偏右，都是沒有生命的。因爲精神沒有物質，是空虛的，物質者沒有精神，是死的軀殼。所以顏先生存性一本「天命之謂性」的宏旨；主張「理」「氣」合一，「心」「物」交融；這便是他的宇宙觀。有的人誤認爲顏先生學說，是唯物論者，是不對的，他底確是孔孟真傳，中國文化之正統，主張精神與物質並重而融一的。以先「總理之民生史觀證之，須知「生」之一字，是精神與物質融一，所產生出來的，因爲精神離開物質，是空的；物質離開精神，是死的；必須二者交融方能有生命，所以無形的亦與「總理的主張相默契。

(13) 二、存人 存人者保存人道也，天下之達道五，所夙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必須君盡臣忠，父慈子孝，夫倡婦隨，兄弟弟恭，朋友有信，方是徹天徹地，有大能力的，當然要爲國家

服務；其次者，應在家庭仰事俯畜；退到十萬步，也應自了個人的衣食生活；若不替國家社會服務，又不在于家庭盡職，連自己物質生活的需要，也要化緣乞討；還叫做人嗎？所以存人編中；對於邪門外道，不事家人生產者，大加攻擊！意在勸人「進人道」，「辦人事」，不要誤入歧途，當了寄生虫式的流氓！這是顏先生的人生觀。

三、存學 是顏先生的教育主張；他的教育之目的，是淑世的。希望將全世的人，均要造就具有健全的人格。所以說：「學者學爲聖人也」。又說：「學者學成人而已」，他所謂聖人就是有健全人格的公民！這健全人格的界說，就是「坐言起行」，「有道德有藝能」，因爲他見到，中國的士大夫，口能說，筆能寫，著作等身；但是實際工作表現，一點也沒有；等於不兌現的空頭支票；這是練心不練身的緣故。又見到一般勞動質幹的農工，終身的苦幹；但是工作的效率，及成績的進步，一點也沒有。並且徒弟不如老師；徒孫不如徒弟；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這是練身不練心的緣故。更有一個普遍的病態；乃是有道德者，無幹事之才，有幹才者，多屬缺德。故必須「身心道藝一致成功」；才能造成「坐言起行」，「有道德有藝能」的健全人格的公民。可是造就這種健全的人格事必須有適當的教材；只是仗着書本作教材，是不夠用的。所以他以實際的「事物」，爲基本之教材！以書本爲補助品！他說：「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教之齊，國之治，皆以有事也。」又說：「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大德，大行，大藝，謂之三物；不徹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故必須在實際的「事物」上求學，才能得真正的學問！所以說：「見理於事。」既以「事物」做基本之教材；而求學的手段，若只用「耳聽」「目看」是不夠用的！必須「手腦並用」的實習、實做、實行！所以他說：「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習之意義，乃是「做爲學，以作爲教」！在用身體習做中，兼互運用腦筋去研究！又說「學而不知，退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所以說：「因行得知」。這因行得知，實在與「總裁」行的哲學上所說的：「行不能知」太相符合啦。

四、存治——是顏先生的政治主張；他慨於異族之壓迫！主張行井田制！寓兵於農；重武備；政教合一！最能扼要表現他的主旨的，就是：「七字富天下；聖荒、均田、興水利。六字強天下；民皆兵，官皆將。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這「富」「強」「安」三字；是他政治主張中之骨幹，「富」是經濟地位提高；謀民生之增進。「強」是鞏固國防；以復興民族固有之地位。「安」是內政修明；以求民權之安定。實與「總理之三民主義不謀而合矣。

諸位都明白了「存性」是他的宇宙觀！「存人」是他的人生觀！「存學」是他的教育主張！「存治」是他的政治主張！更進一步，須知四存還有統一性；整個的講來；是他第一希望，中華人民，把精神物質並重融一起來；養成強健的身體，充足的精神，堅定的自信，（存性）。第二希望人要「盡人道」「辦人事」，萬不要誤入歧途，成了滑稽的流氓，（存人）。第三希望用教育的力量，把所

健全公民，（存學）。第四希望，把這健全的公民，組織起來；成一個經濟豐厚；國防鞏固；內政修明的國家！也是正合於現代化的三民主義國家。所以顏先生的四存；實在是復興民族的一套理論與方案。

黨國先進吳稚暉先生云：「顏先生欲一遵孔孟，上繼黃帝堯舜淑世之舊。於是不敢高禮樂而祖射御，於兵法、技擊、馳射，自幼無不精。並以報仇雪恥，隱振當時民族之意識，此乃自詭於狂狷，使學宋儒者欲高步孔子難得之中行，而悟及反流禪寂以棄世，至於披髮左衽，并管仲之仁而失之。顏先生之志良苦！豈顏先生不知心性之精，但知事功之粗？是猶孔子必無不能言性與天道；所以不言，皆淑世之意急；欲使大多數中人以下之人，得其所言，能自由之，以造一世之康樂。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使中入以下者，皆能行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中人以上如顏子之徒，苟由博文約禮，亦能自進於三月不違仁，淑人之效，反可於淑世中賅之。顏先生真知孔孟之精意，今中山先生亦歎以最難之知，僅託於先知先覺之少數；而以極易之行，以語不知不覺之衆；此乃淑世之大法，恰孔孟，亦合顏先生。不必過謙誇大而稱之，其所謂先聖後聖，一揆者歟？」又云：「今述顏先生之精神生活，爲中山先生主義之後盾，其張顏先生，即所以張中山先生！」由吳先生的兩段話說來，更可以證明顏先生的四存學術，係與「總理的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是不謀而合的了！所以我們篤行顏先生四存學術的精神，亦即所以篤行「總理之三民主義的精神啊！」

（三）四存學校的輪廓畫

四存學校的重要目的，是造就復興民族在農村作抗建  
的幹部人員！絕不製造寄生蟲。不製造流氓；不製造欺騙  
者。我們以「忠實純潔，自強不息」作校訓！消極的保建  
學生們個個的強健的身體，充足的精神；堅定的自信！積  
極的教育他，有生產能力；自衛能力；超物意識！具體說  
：使學生要有農工身手，軍事人魄，科學敢腦；民族意識  
；「應時兌現」！即適應當前迫切之需要，以實際之事物  
爲主要教材，手腦互用；理力並重；使他能理論與實踐溝  
通！因爲不如此，一方面引不起學生的興趣，一方面把  
教育的意義失去了！尤其是把復興民族的教育意義更失  
去了！所以我們製出一個「寓教育於生活實踐中」的口號  
來，把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我們施行三八制；就是八小  
時堂內教育；八小時堂外教育；八小時睡眠。堂內教育是  
偏重理論，運用腦筋；堂外教育是偏重實踐，運用身體；  
睡眠是完全體息。堂內教育，施行教學合一；絕對避免光  
吃不消化，使他吃了就要消化；講授完了，你不懂就問；  
難問題，當下提出來研討；這就是所謂大段制，每段爲時  
九十分，或八十分；按功課之性質作伸縮之規定。別的學  
校裏，先生光講；如同光給你吃，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我  
們要特別負責任；想盡方法使你消化。廢除定期考試；普  
通一般學生的毛病，平常不用功；一到要考的前幾天，臨  
陣磨槍，特別用功；甚至廢餐忘餐，因而得病，所以我們  
廢除這種定期考試；每個教員，都備一本記分簿，隨時面  
試；或者事前不宣佈，臨時拿出一些紙條子來出題考試；  
時間以半點鐘，或二十分爲限！這樣一個考試法，他們不  
得不平常用功！可以免除功課的間斷與疏忽。同時還執行

單元考試，每門功課講到一個單元的時期；出一個單元整  
個的問題，叫他們回答；爲的使他們對於一個系統的認識  
，規定的時間較長，至少要用八九十分的一大段！這是我  
們堂內教育，與別的學校的教育不同的地方。堂外教育，  
我們分出四項：一個是生產，一個是自衛，一個是合作，  
一個是衛生。學校裏有農場；有工廠；裏面都有教師指導  
他們實習！隨時給他們講說理論；不僅勞動身體，是要隨  
作隨講；所謂手腦互用；理力並重；使學生對於無論那一  
項課程，都相當的瞭解；量力的施行。譬如土木工程，總希  
望學生有這個常識？不僅去實習實做，就是自己家裏蓋房  
子，也知道要多少磚，多少瓦，多少木料，如何的經始，  
如何的築基，不至於莫明其妙；不至於吃虧上當。自衛就  
是施以軍事訓練，早晨起來升旗，晨操，一概是軍事動作  
，洗臉也完全用冷水！大門上的守衛；夜間的放哨。完全  
由學生担任。除了操場野外講習，尤要注意他的軍事生活  
軍事管理；這就是自衛教育。再就是合作，學校裏設有消  
費合作社；學生所用的文具，及一切應用物品；均由消費  
合作社，統籌收售！社裏面的經營，也由教師指導；學生  
實習！除了消費合作社以外，還有炊食合作社；這個會社  
的性質，就是與農村的少吃的合適！所謂合適！是要與  
農村民衆的食品相同；而做法要合乎衛生！除由班主任指  
導外，並設監察，施行者該，每月公佈，以憑獎懲。還有  
信用合作社，與合作社聯合會，這各種會社，都是由教師  
指導，學生實習，同時還叫他們到附近的一帶村莊裏面，  
去領導農民，從事於合作組織。再就是衛生；學校裏有  
醫院；醫院裏又分中醫部；西醫部；領導學生，在裏面實

習！使他們獲得防疫與治病的常識。這就是我們堂外教育。又堂內教育與堂外教育是穿插輪流來做的；就是一段堂內教育；一段堂外教育；交互穿插！按教育上的意義，堂內教育是理論，是運用腦筋的教育；堂外教育偏重實踐，是運用身體的教育。人家認堂內教育為洋入股，我們就絕對避免這個嫌疑，把堂內教育與堂外教育溝通起來；如堂外教育預備實習甚麼？堂內教育就光講甚麼！一段講，一段做；一段講！學生自然有相當的了解，實習到那裏，就了解到那裏。同時因為堂外教育，堂內教育，二者交互穿插，使腦筋的勞動，與身體的勞動，互有休息的機會！勞動腦筋，休息身體！勞動身體，就休息腦筋。這樣做下來，一方面使腦筋與身體均衡的發展！一方面使理論與實踐溝通。不過這一層，我們沒有十分作到；因為要把理論與實踐溝通，是很不容易的事！就感覺教材的不夠！師資不夠！那我們只好慢慢的來。更進一步說：學校教育，既是要應時兌現；所以唯一的使命，要適應社會的須要！若令他適應，必須使他倆溝通！溝通之法，第一：要把學校內容社會化；所以學校裏面有醫院！工廠！農場！合作社！農民問學處！郵政局！普通社會中應有的盡有。再進一步，要使社會學校化；學生畢了業，分發到農村裏去；與小學教師合作來領導農村！他有一個醫藥箱；裏面有一部份中藥！有一部份西藥！人家若有小病，可以替他治療，若有大病，可以指導他往四存醫院去治療。農民要組織合作社，可以替他擬定規章，指導業務之實施！這個村子裏想自衛；可以在早晚農隙的時候，施行軍事訓練，總而言之：這個學生不但光教兒童，還要領導成軍人！不光教

書本子使他識字，關於生產，自衛，合作，衛生，都可就實際作領導。所以在無形中，使學校造成爲村子裏面的中心！而教師，做一個村裏頭的領導者！這樣一來，學生以有了一個穩固的立場。教育原來爲社會進化而設的！社會有了問題，當然要由教育來解決！學生既能普遍的深入農村，無論是生產，合作，自衛，衛生，無疑的是一個領導者。這樣一來，建設新農村，自屬容易，只要與農村裏的小學教師打成一片；使農村學校化！自然使教育不光在書本上，課堂上，死板板的不動；並且在社會的羣衆生活中，活躍的流動起來！這豈不是把死教育，變成活教育嗎？同時適應農村的經濟力弱，物質條件不夠的現狀；把學校民衆兩種教育治爲一爐；實在是相得益彰。又見到中國的天地君親師，素爲人們所重視！好多人不聽從父母，只聽從老師！每一個村子裏面，對於老師都尊敬！我們就利用這種傳統意識，把建設農村的學業，由小學教師來領導；大家都會樂於接受，結果是事半功倍；這豈不是政教合一嗎？我們爲甚麼唸書？爲的是求生存轉知能！爲的解決生活的問題！所以必須把讀的書，與實際的事物對照印證；方能算真學問；方能作實際的應用！我們現在更把讀書的工夫，抽出一大部分直接來解決實際問題！這還比讀書更簡捷，更重要嗎！總之我們的教育，不像書本子上，課堂上的死板；我們的教育能在：生產，自衛，合作，衛生，種種實際的生活中。活躍的流動；做實際生活中之應用；這才是教育的真諦！才是顏先生的存學主張。也可以說：這才是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總裁的力行教育，果能發揚光大，與 總經理的三民主義融會貫通；使之普及全國；將我國的學校，均能社會化！更將所有農村，均能這樣的學校化！人人均能「應時兌現」，均有了「生產的能力，自衛的能力，超物的意識！」則國家自能富而且強，臻於 總理所謂邦治之境。

在本刊創刊號底最前頁，我們未曾寫發刊詞。

以一支歌子來代替着，我們確覺得只有那支歌子恰是整個地盡情淋漓地將四存青年底產生意義，將四存青年底工作使命，傾吐個澈盡。於是，我們願望：使每一位讀者首先看到那跳躍的詞句，而彷彿聽到盪漾起那雄壯的，青年的歌聲。

聽，歌聲起了，開始便高唱着：『我們，是三民主義底少年軍！我們是三民主義底少年軍！』是的，四存學校在戰前努力做着：實施軍事訓練，實施政治訓練，促進文化建設，推行勞動服務，培養生產技藝；戰事一開，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戰時總動員（這正是 團長所指示我們的六項工作）；現在我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底團員，我們又在四存分團部工作着；我們這羣年青的孩子們不正是該高唱出：『我們，是三民主義底少年軍』嗎！

在淪陷的河北開展着工作，那裏有敵人底兇猛捕蕩，那裏有漢奸底陰謀毒行，那裏有紅色妖魔們底苦心分化……然而，我們永遠是純潔的，我們底思想不會被人染污，我們底信仰像星一樣地永恆，而我們日夜在險惡艱難中生長着的隊伍，永遠是整齊不會潰散的。於是鋼鐵的喉嚨在唱出了：『信仰堅決，紀律嚴明！』

抗戰以來數載內，銳利的武器在我們手中緊握着，而復仇的熱血在我們身上沸騰着，我們馳騁南北，我們隨軍轉戰，我們是要抵抗那瘋狂的日寇，我們是要剷除那國家敗類，民族奸徒，我們是要打倒野蠻，打倒強暴，打倒世界上底不平！

那時節，我們是戴着鋼盔，背着長槍，拿着刺刀來幹；現在，我們離開戰場回到後方，然而我們不能消沉下去，於是我們拿起筆和文字來繼續地幹！我們也切實地知道：筆和文字是更強有力的武器！

我們仍要用我們這些筆發揚真理，保障文明；我們要拿我們這新拾起的武器繼續地抵抗敵人的侵略，掃掃滿國內奸偽魔道們翻揚起的妖氣黑煙；我們更要高呼：年青的孩子們快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隊伍來，我們看見年青的有為的孩子們被中了邪之野心家牽着鼻子去做政爭底工具，我們要疾呼不平，我們要打倒這不平！

於是，歌聲在嘹亮，在咆哮了：『鉄在我手，血在身，抗日除奸打不平！』是的，我們這些年青的孩子只要一息尚存，無論在前方後方，我們永遠是，握緊武器，沸騰熱血，我們永遠要抗日！要除奸！要打不平！

聽呵，歌聲在繼續着，歌聲更洪大了：『歷千山，涉萬水，狂風暴雨中，苦尋嚴寒裏，苦爭惡鬥殺仇敵！』回憶吧，我們由遙遠的北方，開展了游擊戰，哪一天不在攀山涉水？飢寒地吞噬着酸臭的枯樹葉子，我們渡過那驚濤駭浪的黃河，我們那些年青伙伴底屍骸，拋棄在太行山巔，中條山麓，該做了野草開花底肥料吧！我們在冰雪冬夜關敵人底封鎖

綫，我們在烈日焚燒下強行軍！我們做過敵人底勝利品，我們也做過紅色妖豎底俘虜……我們在波瀾雲詭的洪濤裏生長起來，我們在原野，在荒山，在槍林彈雨中健壯起來！而我們那一天那一時那一刻不是在苦爭強鬥殺仇敵呀！可是，我們不能自逸，我們不能驕傲，我們在這神聖的偉大的抗建巨流中，終是太渺小的一個漩渦了。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在後方整頓休息時間，我們仍要繼續我們未完成的事業，仍要和往昔在前方一樣地苦爭強鬥殺仇敵！我們不是在盲目鬥爭，我們是在為三民主義而奮鬥，所以我們更要認清：倭奴是我們底仇敵。出賣靈魂，喪心病狂的白色漢奸是我們底仇敵，那曲解三民主義，障礙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紅色妖豎也是我們底仇敵！我們要繼續殺他們，我們要繼續在三民主義底旗幟下，剷除這些可殺的建國障礙，我們現在只不過是換了武器！那歌聲是我們底靈魂在迸發着呼籲！是的！只要我們這些年青的孩子一息尚存，無論我們的武器是鎗或筆，是炸彈或文字，我們永遠要苦爭！要強鬥，要殺仇敵！

「少年軍，少年軍，少年軍！」聽，歌聲高亢到最高峯，歌聲更雄壯了：

「盡忠報國！是的，我們且盡一分渺小的，渺小的力量吧。建起天堂的，是少數的雕梁玉棟，是多數的碎瓦磚礫；完成康樂國家的，是少數的先進領導者，是多數的低能實幹者！讓我們做那碎瓦磚礫吧，讓我們做低能的實幹者吧！是的，民族復興的日子快臨到了，青天白日綴織成的自由新版圖將出現在人類底眼前，慈愛的和平女神將展開她底雙翼，永遠地撫着我們。」

## 國際間的道義

老拙

「道義」二字，乃私人間之用品，非所以用於國際間也。國際間只有利害，利害相合則為友，利害衝突則為敵，且朝而為友，即許夕而為敵，或朝而為敵，亦許夕而為友，友敵之變化，皆以利害為準則，所謂道義云者，不過國際間壯門面所假借之名詞，用以自欺欺人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二國，本訂有互助協定，然其骨子裏，則各為其目前私利，背道而馳。是以當墨索里尼之助佛朗哥爭取西班牙政權也，法以利害切已，亟力援助政府派，以事抵抗，英則惟恐法國勢大，獨霸歐陸，乃表而與其協同一致，而內裏實思借德義之力，以掣其肘，故佛朗哥終於勝利，希特勒窺知英法之同牀異夢也，乃不顧條約之規定，不經國聯之許可，一舉而兵佔萊茵河或

。法人雖羣相彰噪，而英人則熟視之若無睹，希特勒既占便易，遂更進一步而併吞奧大利，此又英之扶德抑法，惟圖目前之利致之也。其後義侵阿比西尼亞，英為已利，亟力拉法以制義，然法則口惠而實不至，英遂背盟而以阿國為犧牲，此次德義得利，西河犧牲，實皆英法之同牀異夢，各顧其目前私利，有以致之也。

捷克乃東歐三協約之一，法實扶之，用以制德者。且英法對捷，均曾有保障其獨立之諾言，乃希氏之進兵侵捷也，義遙助之，法為己利，雖欲護其諾言，但英以無切己之利害，而不之顧，且極力交歡德義，乃在慕尼黑舉行英法德義四國會談，英法竟背棄諾言，以捷克作禮品，雙手

德自希氏當國後，整軍經武，通商惠工，力圖自強，利用英法之矛盾，西復萊茵，東併捷奧，一舉而復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且虎視眈眈，大有獨霸歐陸之勢。英法視之，始悟其一往同牀異夢各國私利之非計，始翻然變計，力謀聯蘇以圖制德，而為亡羊補牢之計，希特勒窺知其密，遂一反其素日反蘇之政策，一變而為聯蘇，卑其詞，重其利，以邀結之，蘇聯見其利於己也，乃扯碎法蘇協定條約，而與德勾結，德蘇之協定，於焉告成，世界之大勢驟然變色，英法咄咄，莫如之何。

德蘇協定訂結後，德人既無後顧之憂，復得資源之助，遂更肆封豕長蛇之勢，大舉進攻波蘭，蘇聯避之，不旋踵而波蘭以亡，英法坐視，而莫可如何。德蘇席捲勝之餘威，以臨附近諸小國，諸小國若丹麥，若挪威，若地若荷，若匈牙利，若保加利亞，若愛，我，立，芬等，見國際間道義之不可信，協約之不足恃，為免去目前蹂躪計，遂紛紛分投於德蘇懷抱之中，德復以真鈞之力，閃電之勢，以臨法國，法不能禦，遂背英而附德，英軍勢絀，不能不退居三島，以俟將來，此等局勢驟變，敵友相反，亦均以利害為準則。

蘇蘇雄踞北方，對歐陸以前既與法同盟以制德，其後

復與德協定以抵法。既煽動英美以防日本之南進，復力喚日本南進，以爭太平洋權利。

至於倭奴，更是無恥之尤，惟利是視，潮之一往其所，以能橫行東亞者，完全受英日同盟之賜，及其勢大，乃竟背英而自為，近且欲併吞中華，獨霸東亞，以遂其橫行世界之野心。不意倭華四載，迄無成功，進既不能，退又不，在此進退維谷之際，遂一變其往昔反英反美反蘇聯之故態，而效顏婢膝，百般獻媚，以事聯絡，其實不過一時緩兵之計，得機即必為之反噬也。

處此世界劇變之際，波譎雲詭，直無道義可言，裨闡縱橫，皆惟利權是視，與國相求，全為互助互利，敵國相攻，皆因權利衝突，果我能自立自強，足以為人之助也，則人必自來以助我，是與國不求能自得，我亦因之得其助力矣。脫我不能自立自強，惟望人為道義之助，不但望梅止渴，無濟於事，實乃自趨滅亡之道也。望我國人，堅定意志，齊一步驟，向前邁進，勿以天子優厚而生驕惰心，勿以友邦相助，而生倚賴心，天助自助，人助自助，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

民國三十年寫於四存中學

## 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隊伍裏來吧

孟憲昌

(19)

在國家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到處都有青年活躍的蹤跡，在整個社會的機構上，以及進化的效能上，多半是青年的策動力，所以青年的一言一行，有關於整個國家

民族的存亡安危，其所負時代使命之重大，及當前任務之艱巨，我們可想而知。但是在這飄搖動蕩的非常時期中，倭寇侵凌的惡劣環境下，尤其是具有豐厚的民族意識，當



張的熱烈情趣，威嚴敏銳的優秀青年，精神上受了過分的打擊，生活上變了經常的方式，思想上失掉正確的指針，行動上得不到合理的領導，以致病態百出，有的苦惱煩悶，有的瘋狂急燥，有的徘徊在十字街頭，也有的正在死鑽牛角，被別有用意的野心家，驅使着走向苦海之途，墜入無底深淵，作了敵軍的犧牲品，當了人家的工具，尙不自覺，可笑亦復可憐，但這種錯誤的行動，幼稚青年再所難免，痛心之餘不禁向這些青年同志們作一個極誠懇而熱烈的大聲疾呼！趕快懸崖勒馬，豈不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再不要在歧途上踽踽獨行了。

在這裏又想起 蔣委員長訓示我們的兩句話：「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機於心意初動之時」，我們應當根據這兩句話，作一番深刻的反省。平心靜氣的說，在這次我們的民族自衛戰爭爆發後，除去極少甘自墮落者外，那個不是想爭先恐後不惜犧牲一切的參加救國工作呢？這種爲國家爭生存，爲民族求獨立的偉大心意，誠令人可欽可佩。但是爲什麼在成功途中，會發生各種不同的病態呢？推其原因都是因爲認識不清，能力不夠，以致盲從盲動而得的結果，說到此地我們應當驚心動魄時刻警惕！試看汪逆精衛，因認識不徹底一念之差遂與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背道而馳，步上秦檜石敬瑭的後塵了。他過去在中國地位之高，聲望之大，人所共知，現在都認爲他比在冀東裏泡了三年還臭，現時我輩「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分辯，對自己的前途如何珍重，對自己的動向應如何選擇，實有研究的必要。

我們要想決定自己的動向與出路，必須要認清時代，

要認負起時代使命，首先要否定了不合時代的舊意識，具備現代化的精神，現代化的眼光，根據客觀的需要，主觀的信仰，铁的實證，血的教訓，無條件的走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康莊大道，才是青年的正路，救國唯一的坦途。但這時又必須把心理建設起來，確定了三民主義革命的人生觀，了解人生真意，恢復民族的自信力，我以爲一個真正革命者應持的態度：要生於理智，長於戰鬥，喪於凶危，死於安樂，結果終於道義。所謂鐵肩担主義，血手寫文章，只有針針見血，不要筆筆是淚，方爲總理的信徒，主義的戰士，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屈，也就是說，爲正義而受到威迫利誘，大難臨頭的時候，不能輕意拍賣人格，以至高無上的超物意識，保持凜然的氣節，不成功即成仁，更進一步去想，成仁就是成功了，成功者未必能成仁，這才是我們傳統的民族精神。假設一個人有極大的抱負，並具有絕頂的智能，而無以上的條件，就好像一挺機關槍，確實有極大的效能，但是沒有準星，就不能發百中，由此可見理論是行動的南針，再舉一例：警廳有一個人天賦極高，體格強健，就好像是一個火車頭放在那裏，沒有煤和水及開車的技師，他也表顯不出日行萬里的速度，可見行動是理論的實踐，所以我希望每一個青年同志，不要只學台上先生，或者台下先生，都要當台卡先生。

抗建大業擺在我們眼前，任何人不能逃避責任，我們偉大的導師：唯一的領袖，在前邊堅苦卓絕的領導着，在告全國青年書中，他曾說：「青年即余之生命」，對於我們的期望是如此大，對於我們的指示，又是那樣懇切，事關早已告訴我們，唯有團結才能統一，唯有統一始能抗

所以要有組織有訓練，關於訓練方面，領袖也有明白指示：分爲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軍事訓練可分爲四：「（一）要有忠誠愛國」的「精神訓練」。（二）要有「健身強種」的「體格訓練」，（三）要有「迅速確實」的「行動訓練」，（四）要有「刻苦耐勞」的「生活訓練」。政治訓練有三：（一）在思想上「對三民主義起真誠不貳之信仰」。（二）在行爲上「對現代民主國之公民權」要行使無憾，一個是關於認識的，一個是關於技能的，假如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中，能以「自發的精神力、信仰與覺悟」，自動的行爲力，勞動與創造」的功夫，訓練自己充實自己，消極的說，對於我們的作人處事，運用起來得心應

手，無往不利；積極的要促進主義具體的實現，造成一個國防鞏固，內政調協，富強康樂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爲欲達此目的更要努力執行以下四項任務：（一）積極參加戰時動員；（二）促進文化建設；（三）推行勞動服務；（四）培養生產技藝，以上四項確能作到，我們的戰鬥力不知要增大多少倍，發展我們的良知良能，利用我們所有的優點，驅逐我們的敵人，雪恥復仇，最後勝利就在我們的眼前，勝利的來臨不難造成一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美滿國家，青年同志們！請你們加快跑步，參加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隊伍裏來吧！這裏正向你們手招歡迎。

## 四存抗敵師生兩年來的河北轉戰

常光

兩年來，在河北的大原上，流洒了不少志士的鮮血，表揚了中華民族不可亡的偉大精神。在軍事上精神上，直接間接的給予了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四存抗敵學校全體師生爲武裝參戰，與敵人的殊死格鬥，則尤爲仇寇所胆寒，國人所注意。

名爲「四存抗敵學校」。便在河北中部的冀縣義家莊村，正式的開展了洶湧澎湃的訓練教育。當時全校師生不下一千八百名。

四存抗敵學校的前身，本爲河北博野縣之四存中學。事變後，河北國軍南撤，該校乃在不得已之情況下，移於河南小商橋，繼續教育。後承戰線逐次南移，我方河北之游擊工作已逐漸的開展，河北情勢遂漸走向穩定，校長張桐軒先生，乃決心將學校重返河北，在敵人後方開展工作，實際參加抗敵戰鬥。並將學校內部教育完全軍事化，更

經過了一段極積嚴格的訓練，至二十八年的二月這一羣不願作亡國奴的中華健兒，便開始了挽救祖國的戰鬥。二十八年的春天正是敵人企圖以三師之兵力，肅清河北游擊隊而所謂大掃蕩的時候。該校在二月九日，奉校長命令往冀、京、滬、深一帶配合河北民軍第十門，開展游擊（時張校長爲河北民軍總指揮）。於是乃當晚出發，向衡水一帶進展。也巧，正在出發的第二天：（二月十日）他們便獲勝作了一次勝利的嘗試戰——衡水趙家園戰

役，（會見諸報端）。

這次的戰鬥很激烈，從早晨八時接觸，一直延長到晚六時才結束。敵幾次增援竟達一千二百名之多，且爲步、騎、砲、之混合兵種，要在實力上比較，實在超過我方幾倍以上，可是這羣健兒有旺盛的精神，堅忍的毅力，最後還是他們獲得了勝利（敵傷亡約二百名，我方陣亡師生四十七名少年團學生因年少被俘者十餘名）。

在這次的血戰裏他們表演了不少的壯烈事蹟，同時也得到了不少的經驗和教訓。他們知道了敵並不可怕，只要沉着的打，「皇軍」的武士道精神也會一溜煙逃逝的。他們更知道了年齡小體質弱的學生作戰的不方便而想法補救，他們更知道了只要有敵人，真的打敵人，一定會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援助。他們進步了。

嘗試的成功，促成了他們更大的努力。趙家圍戰役後，他們除了把少年團及青年團之一部，送往太行山區——我們的根據地——繼續訓練外，其餘幹部團和青年團，便在冀中，冀南一帶的大平原上活躍的轉戰起來。從二月算起，一直到六月他們已有大小十餘次的戰績：計有羨家莊戰役，小鉅鹿戰役，大寺莊戰，北楊村參戰，張古莊參戰，太古莊參戰，西馬路戰役……等。斃敵總數不下一千五百名。

每經過一次戰鬥，他們便有着一次的進步。在這十餘次的戰鬥裏，他們不但在戰略上發明了以神祕迅速的行動而爭取主動的巧訣，就是各個戰鬥技術上也有着長足的進步。他們學會了「房上戰術」，同時也學會了「村緣戰術」，學會了打汽車，同時也學會了打坦克車，學會了抵抗

多數的敵人，同時也學會殲滅少數的敵人。此外在射擊，做工事以及防空防毒，避免損失……等的各方面也都發現了奇妙的要訣。簡單的說，他們在抗戰上確已由幼稚而健壯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他們就在這種蒸蒸日上情勢下，竟遭受了無情的當頭棒，那就是所謂「北馬莊事變」。

事實是這樣：六月二十一日晚，該校隨同民軍總部宿於深縣北馬莊村，那時正是他們剛結束了太古莊戰役，筋疲力竭，彈盡糧絕的時候，不意喪心病狂的×路軍突以萬三旅之兵力在該日當晚向北馬莊狂襲，當然！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青年，他們絕不能屈服禍國殃民的叛徒手裏，他們只有堅忍的抵抗。可是究竟衆寡太懸殊了，經過二十二小時的苦鬥後，始在慘痛的境況中突出重圍。

這次的損失特大了：計學生師長當場陣亡者約七十員名，徒手被俘者約一百餘人，這些俘虜，這些當了「中國人」的俘虜的俘虜，在事變後的第三天，悉數都遭受了殘酷的殺害。

北馬莊事變後，×路軍的惡性壓迫一步緊似一步，不得已，該校乃同民軍全部，於六月底轉入太行山。

在山裏，他們約待了一個月，這短短的期內，他們太痛苦了。他們耳聞着平漢路東敵人的猖獗，×路軍的橫行，同胞們的苦叫，可是他們不能去解救。不能去參戰，他們只有痛苦，他們像一隻受了重傷的大蟲。

七月底，×路軍復集重兵，由山西馬嶺關向河北太行山區進攻，就當時情形說，他們實不難作一次大的犧牲，流血，混戰；可是他們的身邊還有敵人啊，還有真正的日本敵人啊，各方情勢的壓迫，他們又讓步了，乃忍痛南下

到這重圍的境況。

在清豐，可以說是該校的一個休息期。在那裏他們在當地專員丁樹本先生熱情的援助下，一直住到二十九年的三月。借機他們又完成了一段整理訓練工作。

可是令人痛心的事，往往會出意外。三月底，×路軍又進逼，而這是二萬以上的重兵，當然他們不能坐待殲滅，不得已，他們只得避免摩擦，又忍痛南遷。

這次的南下却太危險了。×路軍老是尾追着，而所經的區域又多是日寇佔據的敵區。他們不但要加大行程的「跑」，（夜行軍曾一夜行過一百七十里）而且還要時時備戰。記得在由山東曹縣到中牟的途中，七日內曾與敵接觸五次，可是每一次却在他們的苦幹下得到勝利。在四月六日他們奉命渡河，他們又踏上了祖國的「太平土」。

戰鬥中的物質生活實在太苦了。兩年來，該校由河南，而山西，而河北，而山東，現在又返回河南來，總計行程不下一萬五千里，在這萬里的征途中，這羣健兒曾吃過糠，吃過草，曾光着腳一夜跑八十里的山路，曾在冬季十

## 我們在太行山上（一）

### 過路

太陽將要靠山的時候，我們正集合在一個西距平漢路五十里的村子裏打晚尖。

學生們，一個個拖着不會打彎的腳底板，在一片曠場上靜悄悄的吃飯。胡隊附，也在忙着指揮，分配，雖然他已經累得要死，可是行軍期間，生活部的人員，就該倒霉

一月的夜裏能涉過水深三尺的大河，一夜一百七十里的強行軍，少年團的學生也是一樣的跟着跑，在河北曾有七個月每人只發五毛錢的零用錢……可是這種苦，這種能使人驚詫的苦，並沒有使他們一個人怯懦過，頹喪過，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戰鬥員，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戰場上，他們的精神永遠是痛快的，興奮的，精神上的痛快征服了物質上的苦楚。

現在他們是安開了，安開的住在汜水縣的一個鄉村裏，過着平靜的，紀律的，積極的教育生活。他們每個人的熱血還是一樣的沸騰着，他們正在磨練自己，充實自己，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打回他們的老家——河北去。

二九、五、五，於汜水

「編者按」：常同志寫此文時，四存學校仍在汜水。現在我們已來到陝西，在青山綠野，恬靜幽美的地方，我們是覓着了更適於教育訓練的新樂園，於是我們相信四存乃會更健全地生長起來的。

三 十年五月十五日。

云云

送飯的老百姓，男男女女，三三兩兩，唏噓嚙嚙的圍成了一片。我和莊、英等正倦臥在一間破屋子裏的地上草堆裏——我們的臨時大隊部。瞋着眼，半睡不睡的，誰也不想說一句話。

我們的確夠疲憊了。從趙家圍戰役以後。半月來每天

都在敵人的圈子裏；夜裏行軍，白天準備應戰；飯吃不好，覺着不安；可是一打仗，就激烈的怕死人。現在正是我們剛結束了寺莊戰役，奉命往太行山中休息的途中。

大家正在迷怔着，驀的隊長進來了，帶着兩個傳令學生，進門就嚷：『起來！起來！』表情不緊張，亦不安詳。

一抖，大家都醒了，莊一手就抓起了槍，誰都以爲又有了什麼情況。

『大家起來，我們商量一下。現在據報告和老百姓的談話，本村的西南十八里，東北二十里都有敵情；並且最近幾天來，敵人還非常的活躍。我想在這地方，最好是不久待。三個鐘頭以上，恐怕就有相當的危險。聽說這裏的漢奸又很多』大隊長說，我們聽。

經過了一度的研究，決定了：今晚仍繼續西進，在石家莊南十八里之尹村過鐵路，宿營於路西二十里太行山口內之梁家莊。老天爺！又是七十里，要命！

天上沒有雲，可是瀰漫着一層濛濛的霧氣，月亮躲在霧氣的上方，昏沉沉的，像一隻呆子的眼睛。冬季的禿樹，成行的寂靜的站着。一陣風過，樹上的禿枝便搖呀搖呀的。

隊伍上路了，像一條長蛇似的，一個跟着一個，每人的脚下，都拖着一個模糊的影子。

擺在面前的，是一片灰色無際的原野。在這原野上，有一條迢迢的路，那便是我們必須要在今晚趕完的路。七十里呀！在路的盡頭，便是我們游擊隊們的堡壘，偉大的太行山。我們希冀着，在那裏能得到一場安靜甜蜜的睡眠

，把這疲乏得快變木頭化的身子，休養一下。

冬天的風，確有點尖厲。一陣掠過，棉軍衣就透了，凍的骨節痛！孩子們，一個個抱着肩，縮着頭，拖着腿，一蹣一蹣的前進，邊走邊打抖；困得厲害的，便走着睡，睡着做夢，夢裏說夢囈；一步踏空了，後邊約撞倒前邊的身上，後邊的醒了，前邊的也醒了，回頭看看，馬上又調回頭去，還是艱難的走，不一會兩個又都睡着了。

在這種冷，困，乏的情況下，誰都想不到什麼叫精神上的苦惱。

橫過了兩三條平得像鏡面也似的公路，那是在敵人鞭子下由我們同胞血汗築成的，每條路上都有着很深的汽車轍。月到中天的時候，我們距鐵路還有二十里。再前進，就進入由敵人暴力新造成的鐵路愛護村的範圍了。

所謂「愛護村」者，是這裏淪陷一年後才發明的新名詞，也就是敵人用暴力強迫着靠近鐵路的村莊，對於鐵路負起絕對的保護責任。遇有游擊隊破壞鐵路，愛護村的村民必須速向日本軍隊報告，同時每天夜裏必須站崗放哨，若發現了有隊伍在村外經過，就用鳴槍，敲鑼，擊鼓，打燈等方法，一村傳一村地警報。這種行動的用意，一方是報告敵人；一方是對游擊隊的一種絕大威脅。

進入愛護村後，當然的我們格外小心。大隊長一次一次的傳命：『靜肅！迅速！』隊伍也真就啞悄無聲的，連一聲槍機震動的微聲都沒有，只有沙沙的脚步聲，呼呼的呼吸聲，和陣陣的風聲交響着。睡意似乎被這緊張的空氣給嚇退了，人們的眼皮不像剛出發時那樣的老想打架了。

感謝天翁，這時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塊黑雲，竟把月亮給遮上了。這倒給我們不少的方便，偷偷的摸過了四五個村莊。

前面忽然停止了。斥候回來報告：「距鐵路還有三里。」大隊長馬上命令：「隊伍原地坐下休息，前衛搜索前進，佈置掩護。」大家一注意，遙遙的看到了石家莊的電燈，和正前方黑黢黢的一個村落，大概那就是尹村。

漸漸的一盞大燈向着我們來了，越看越大，有人說是火車。真的越來越大，越來越響：「洞洞洞洞洞洞」的一刻，一條黑色的怪物，拉着一流金黃色的方窗子，從我們的面前很快的穿過去了。這怪物告訴了我們鐵路的所在。大家的精神為之一振，誰也忘了冷。

一聲令下，隊伍又出動了，這次是「小跑！」槍機「嘩」嘩的響着。

一抬頭，看見鐵路了。先驅部隊已跑了過去，或者是我過分的胆小的關係，這時我老恨前面走的太慢，「心」好像在半空飄的。

到了！三步二步爬上去了路基，踏的石子嘩喇嘩喇的響，猛一步，身子碰在鐵絲網上，鐵刺掛住了衣服；一用力，又拉了下來。越過鐵軌時，鞋底子和鐵碰了一下「噹」……一，三步兩步下了鐵路基，啊！可過來了！

離開鐵路，有五十公尺了，心漸漸的落了實。猛然的：

「噯的」一聲槍響。

「走火」，我爽捷的想。

「噯的——」「噯的」……又是幾響。

不好！跑吧，一百多個人，二百多條腿，不約而同的扯開了，順着大路。後衛已經和敵人幹上了！

槍聲更密了，隊伍還在呼呼的跑；近的子彈鑽在腳下的一土中，吐了吐的。有人說：「脫門道路！真快！低，一眼，已脫開了大道，在凍了的農田裏，一脚後，後面槍聲稀了。後衛也陸續的趕了上來。大隊長命令立定，把隊伍稍整理一下，繼續前進。真痛快，這次我們一個傷亡也沒有：白費了敵人的寶貴子彈！

村莊裏打的，聽聲音就知道不是敵人，可是無形中前進速度加快了，真怪！情況一緊張，誰的腳也不痛了，只是身上的背包重得壓死人，快跑！算脫離了危險界。月又出來了，忽然的一亮，前面已隱約的看見了山，那是太行山啊！

快到了，可是困勁又來了，腳又痛了，這次是腳骨頭痛，不是腳掌痛，痛的我簡直想出聲哭，或者一跌跌倒下去，可是不能。自己下死力的聳了聳肩，膀子也酸得要掉下來似的。

我難受。這一羣未成年的孩子們該更難受吧！鐘似的。雖然各級官長一次次的催促，可是那也漸漸的無效了，這時恐怕就是敵人追來，人們也都不能再跑了。

當晨光熹微的時候，我們算走到了太行山麓。在一個河灘裏，大隊長下令休息，命令一下，沈沈的睡着了！我和煙袋、英、風、鏡等，又照舊的集在一起，拿出一塊大石頭上

坐着。每人的臉上都掛着一層很厚的塵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想說一句話。月墜了，天色已漸漸變成明亮的蔚藍，遠處山坡上的山村裏，傳出來幾聲犬吠。

(未完)

# 端午節之夜

紀宣

那一天是最容易記憶的端午節

晚半天我的醫院已經沒有了多少事情，便抽出身來去訪問朋友。由北麥窪（河北深縣屬）到北馬莊（民軍總指揮部剛到十幾個小時的新駐地）不過二十九里的道路，騎着腳踏車很快的就到目的地，並見了我要訪問的辛和衡。

他倆是我中學時代的至友，現在參謀處當參謀，因為過去相處很久，所以剛見面就胡扯起來，大概是他們剛才吃過了山頓豐美的午餐，屋子裏邊猶有一股酒肉香味，在熱燥的空氣裏打旋，刺激着鼻竇。

「可惜！可惜！一百年輪不到吃一頓有酒有肉的午餐，你來的過時了，現在只剩肉湯，你來一碗吧！」屋裏人很多，可是幸不顧一切地開了玩笑。

我沒大裏會他。接着談起他們前些日子打仗的情形：的確，近日來他們更加倍的辛苦了，大熱的天氣，白天打仗，夜間還得長途行軍，一個人能有多大力氣，飢餓疲勞交相壓迫下的弟兄們，是更可憐憫的。

「請你們去看病呢！」一個勤務兵進來說：大家作了個理會，接着便有幾個人跟着出去了。

「現在已經下午兩點多了，診斷時間不是過了嗎？怎麼還看病呢？」我詫異的問。

「哼！什麼診斷時間，病號一天到晚始終看不完，現在這是剛輪到我們。」衡拿一大碗開水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上，一面慢騰騰的說。

「病號怎麼那些個，不趕緊治？」我不禁發出同情的反問。

「天不下雨，老是乾乾的，不是打仗，便是行軍，不是出術科，便是做工事，小米飯會有時吃不飽，夜裏睡覺連個鋪的也沒有，蔗地枕磚，怎麼會不病，赤痢，瘧疾最多也最利害；流行瘟疫，也很可怕，病號統計起來，不佔全軍半數，也佔三分之一；就是最健康的，腦袋也是嗡嗡的，像過飛機似的，不是抗日軍了，簡直是病號軍了！不趕緊治，怎麼不趕緊治呢？不過是第一隔不了兩天，就是長途行軍一次，匆匆的時間裏，那裏去請神手大夫；至於軍醫處只有點流苦阿司匹林一些藥，對這些病號根本沒辦法，像「規甯」等特效藥，在戰區內那裏去買？再說兩塊四毛錢的接濟費，那七八個月不發了，弟兄們小褂露着肘節，鞋破露出腳指，那裏還有大批的錢去買貴重的藥品？不要說病的，前些日子打仗受傷的弟兄，醫院裏還躺着三百多個，醫生無藥而束手，受傷的只有等死了！慘哪！……」衡略帶生氣的樣子，說出了這一大篇話，最後都有些嗚咽了。

「上邊的命令，每到一個地方，各單位多熬綠豆湯有病的喝了治病，沒病的喝了防疫，多少也有點效力……」辛又說明他們治內外科急緩性病的高應藥湯，算結束

「這場談話，同時在座的很多人，不約而同的發出一個同情的慘笑，接着談話內容便又轉到別處去了。」

不覺時間已是六點多，天快黑的時候，我要辭去，可是在他們熱意的挽留我，終於馬馬呼呼的住下了。

東方升起纖纖細月，夜色深湛渲染着，寢俱佈置好了，我和衛在外屋右角夥鋪一大半席，這個滋味我是親身初嘗——我倆密接的躺下，把頭放在兩塊磚頭和一個衣袍臨時組成的一個枕頭上。幸沒有即時睡去，坐在對面門限上，我們仍是談着天，輕輕的談話聲，便把我送到夢鄉去了。

## 二

一陣槍聲伴和着高呼的衝殺聲，把我由夢中驚醒，睜開意濃厚的兩眼，看見屋子裏院子裏站着的坐着的都是人子，夜闌更深那裏來得這些不速客！初試席地就寢，醒來只覺腰酸腿攣，又被這嘈雜的聲音一嚇，真是倒霉之至。連忙詢問，據說是發現了敵人，腦海由麻痺而轉清醒，聽得槍聲距離很近，好如就在耳旁似的；咚呀咚的手擲彈聲，也響個不休，伸頭往外面看，見天色是漆一般的黑，這時候大概是十點剛過的樣子。

唉！民軍真倒霉！一天家老是打仗，現在剛要休息，鬼子就又來了，打仗是軍隊的常事，可是那些病號呢？我越想越替他們發愁，可是今天爲什麼要留在此裏呢！把我打死了，這不是無味犧牲當個冤死鬼嗎！可是古人說：「與正人同死，是謂正命，」將來賢烈祠內我或許也或許位列入席呢！然而又想畫出外伏，爲什麼地現在夜裏也出來呢！遍野環擊，汽車怎樣走法呢？……

大部分的人已開始整理自己的行李（單單的只有一個

背包）我沒事，只好自己呆呆的反覆亂想。

忽而聽得很真切的吶喊聲：

「……活捉張蔭梧呀……張蔭梧是漢奸呀！……」

「交槍不殺呀！……老鄉！……」

急切間想找個人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幸和衛不知什麼時候，都已走去了，只好自己在肚內忖度：

幫助日本人打中國是漢奸！這東西只顧個私利，甘心當順民亡國奴，不顧國家存亡的敗類，人人得而誅之，有時候他們會拿自己的姐妹去跪求鬼子賞光，有時他們也會向外國人叫洋祖宗，這東西是人人看不起的，然而日本最歡喜的，沒有漢奸的幫助，外國人怎能迅速如願的亡了中國呢？「要得中國滅亡，還得中國幫忙！」可也怪，時刻想滅亡中國的日本，怎麼也提起漢奸來了呢？中國漢奸愈多，不是於日本愈好嗎？真怪！

「張蔭梧是漢奸！」更怪了！張蔭梧什麼時候和日本勾通的呢？從七七事變後，便領一批瘦小子幹，爲打倒日本犧牲的弟兄，不知已有幾千幾萬，就說前兩天吧！太谷莊、東西堤北、楊郎口、高古莊等七八個村子，一齊打了三天多，死的不用說，現在醫院躺着的電傷號，還有三百多個，「漢奸」而打日本，還成什麼漢奸呢？故意表演這一兆嗎？可也不能拿人開玩笑呀！

張蔭梧聽說是位學識很高，愛國很深，并堅決信奉三民主義的人，這是誰都知道的，爲了抗日，他畢生精力慘淡經營的四存學校（在河北博野北楊村）被鬼子燒成一片瓦礫灰場，幾十口男女老幼的家眷，幾乎沒和祖宗遺留下

的住家同歸火燼，他能當漢奸麼？說不然吧！爲什麼有人



在喚叫活捉呢？再說當了漢奸是利於鬼子的，為什麼鬼子也要捉呢？這是從何說起？

兇怪陸離的現象，給予我百思莫解的難題，可真把我難住了。外面喧聲火雜着「活捉」聲，依然高喊個不停！

衡從外面進來，連忙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沉沉吟了半響，石油燈照到他那悲慘的面上，溢滿憤慨激昂的情緒，開口說道：

「×路軍！」  
甚麼！×路軍？這是更奇了，×路軍不是也戴青天白日帽徽嗎！×路軍不也是中國組織成的軍隊嗎？他們不是說中國不打中國人嗎？他們不是怎樣的統一怎樣的聯合嗎？既然這樣，深夜裏不去休息，好預備明天打日本鬼子，來到這裏什麼意思？一個北平前門樓似的大「？」號，豈在心上，爲求適當的解答，我便根據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向衡發了疑問。

「幹什麼，來解決我們？現在不但這村裏，北馬莊也接觸了，喬副總指揮（現任民軍總指揮）駐的張篤寺打的更凶，東邊的魏家莊也在激烈的巷戰，他們——×路軍想着集中全力殲滅了我們，在肥沃的河北富源開始赤化中國，……」衡話未說完，就掉下淚來，我覺得×路軍做的好事，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不禁又：

「像這樣的黑夜，去城裏的鬼子不好嗎？爲什麼打自己人？」

「那不好了嗎，他們不肯去，他們見了日本人就跑，見了中國人就打，最近的消息說他們最高機關有通告：所屬的部隊一律停止殺敵工作，專一對付國軍！」

我聽了不禁混身一抖：「怎麼他們現在變成這樣呢？」

「現在這樣嗎？人家早就有了一定的計劃拉！七七事變前未發動對日作戰時，他們喊的是『非抗日活不成』，及至對日開戰以後，他們沒抗了兩天半日，反乘機奪取政權，大事擴軍，解決抗日部隊，違抗政府法令，無所不用其極，別的部隊不用說了，只河北民軍，第一次×路軍所主演的冀中事變，呂正操就把我們的一、六、七、特務四個團，同時解決了，零星三五百的更不用說了。省縣辦公人員及總部政工人員，被他們活埋的更不知多少？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同時被他們活埋二十七個！

「亡國嗎？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中國亡了國，在日寇大肆屠殺時，他們再從中搗鬼，唆使百姓自相殘殺，鬧個小康之家窮了，窮的餓死了，有腦筋的死淨了，他們好施行他們那赤色恐怖的迷夢，好給大鼻子當孫子，民軍是黃帝正統子孫組成的，決不做任何國家的亡國奴，他們屢次向我們挑釁，無法想阻礙我們的發展，壓迫我們和他們同流合污，我們總是仰體領袖意旨，而寬大容忍。本來，在國家空前危難的今日，誰肯槍口輕於對內呢？好壞總還是自己人，可是不覺悟的他們，反要集結大軍，替鬼子消滅中國抗戰力量。」

「前天就有消息，說他們在我軍周圍集中了有四五萬人，企圖不明，當時誰也沒有料到他們會使出這樣毒辣手段，同時我們只是白天對鬼子特別警戒，一到晚上，鬼子向來不敢出城，我們也藉此休息；不料他們乘此機會，向我首腦部施行狂暴的夜襲，傷心極了，在剛發現敵情時，弟兄們以爲是敵人——鬼子來了，那非常興奮，因爲鬼

子不善夜戰，必定又可以揀些便宜。接觸以後，并聽不見鬼子的恐嚇砲，大家就是一疑，由過去的經驗，鬼子欲行犯我之前，總是要先打砲的。最後聽到南腔北調「活捉張蔭梧」的吶喊聲，才知道是×路軍！起先本打算不和他抵抗，使他知以自退也就算了，可是弟兄一連就傷了幾十個，忍無可忍，立刻由破口唾罵中開始了還擊！

「大部分的弟兄，眼睛裏都浸含着淚珠，官長更是痛心，因為誰都知道，這是最不幸的，「親痛仇快」的慘劇，兩方的犧牲，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權的立場，是如何的無價值？弟兄們一致的說：「他來既犯我，誓必抵抗到底，死也不縮縮！」看局勢是得幹一個時間，村內民房被×路軍佔去不少了，你不要往外邊去，免得受了無意之災！」衡說完怒容滿面的竟自去了。

在人家休息睡覺的時候，冷不防來這一下子，可太毒了！就這樣的「聯合抗日」嗎？就這樣的「統一戰線」嗎？這個名詞，不知是那本辭源查出來的，什麼經典裏解釋的呀？想着濃睡，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入夢，外面槍聲，遠遠的近近的斷斷續續的，仍是不停的響着……

### 三

黎明在「劈拍劈拍」的槍聲中降臨了，五更待漏，我撐着身體走出屋門，看見式表弟兄們佈滿了房頂，不時伸頭向四下裏張望。偶耳扭過臉來，每個人面龐上掛着的那層乾枯黃白的顏色，怪嚇人的，假如他們不是仍在蠕動着的話，也會有人誤認他們是已經死去了。四下裏都有槍聲，據說這個村子，已被×路軍佔了過半個，現在正是什麼「巷戰」呢！

七點多鐘的樣子，一位武裝同志匆匆走進門來，向房東要冷水喝，有相識的和他談起來，原來這位同志，是第三行動隊的隊員，（係由四存抗校畢業幹部六十餘人組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河北支團部武裝隊，）他們駐在東面魏家莊，據他說，有一千多×路軍包圍他們，整整打了一夜，現在剛衝出小，死了一位姓朱的隊附，兩個同學，還有三十多個同學不知去向，大概是被人家「活捉」了……；接着找水喝的總是絡繹不絕，天還不到響午，一缸水就喝完了。

好容易辛和衡一同回來了，開口便：

「今天吃飯成問題，到現在預備隊還沒吃早飯！」

「那只好餓着了，房東的水都喝乾了，還吃飯？」我苦笑地回答了他們吃飯的問題，便又談起現在的戰事來。他們說：

「×路軍這次偷襲，完全是計劃的，事前一個多月，就派了很多偵探，探聽民軍消息，這回的總目標是北馬莊，張賽寺魏家莊三個村子，主力在張賽寺配置的，打的非常激烈，張賽寺快要完全被×路軍佔去，彼時主力或者轉向北馬莊來，可就又熱鬧了……」

房東的老太太，見我們天過晌午還沒吃早飯，太可憐了，送過來幾個八面開口的餅子，算做了我們三人今天一頓早飯，飯後（就算飯後吧）他們要到外面去看看，我悶的實在不耐煩了，便也走出門了十幾個小時的斗室，和他們一同去觀光。

房簷頭，巷口，不時飛着流彈，火藥味在空氣裏散漫着，聾人鼻息，初次在這種環境散步的我，的確有些不

自在。看看頗不在乎的他們倆個，我也只得裝做很安靜的樣子，穿過幾條胡同，走進一所大院，那邊一夥人簇擁着受傷的弟兄。我也連忙圍攔去看，狹小的門板上，放着一個雄壯的身軀，太陽穴兀自溢出的鮮血，塗滿了整個的大臉，樣子似過五關的聖像差不多，聽說他就是徐宗義團長，年紀才二十四歲，軍官團畢業，少年英俊，也是天年不佑，就前街打仗受了重傷，終因流血過多，不幸未及數小時，便即死去了。

槍聲山西北角上響的特別密起來，接着聽說了喬副指揮和李俠飛旅長被俘去生死不明的消息，我便又趑足回去到昨夜宿舍。

天晚了，幸一個人回來，那歷難過的說。

「今天損失很大，×路軍死的也很多，不過他們兵力很大，我們幾個高級長官被俘，總部政治處長李化民陣亡，其餘弟兄雖能各自持久下去，也不是辦法，現在決能往外衝，張先生（蔭梧）說：『只有出去的人，才有生命，只有出去，才有辦法。可是，你怎麼辦！』」

經過了多時猶豫，我答覆他：

「我不衝也好，這村裏尚有熟人，我又穿着便衣，或者沒有什麼關係？」沒辦法之中我這樣決定了。

十點鐘左右吧，村內村外同時起了大的騷動！衝呀衝的殺聲，馬嘶聲，槍聲，混作一團，好像浪拍長空的錢塘怒潮一樣；又好像塞外平原，萬馬奔騰，時間不大，便又異乎竟日的寂靜下來。

「隔壁偶而傳來一半聲相爭的口吻，忽然有幾位軍人模樣的小伙子從門外進來，我從窗隙中望見他們直奔上房

去，同時那屋裏翻箱聲，倒篋聲，哭喊聲，罵街聲，不相諧調的響蕩起來。我正自默聲領略這不易見到的風味，幾個黑影閃動，油燈的光耀下，進來了八大位英勇武裝的同志——由他對我的態度，知道他很英勇，因為他一見了我，幾乎要把我生吃下去。他們手裏握着短槍，白地藍邊中間兩個「×路」字的符號掛在左上臂，那麼威風的向我！

「幹什麼的？」

「我是在醫院的，被這家請來給老太太看病，出不去了，留在這裏。」

我心中雖然忐忑，表面裝得很從容的回答了他們。最後他們說：

「好吧！跟我去抬傷兵」

就這樣我脫出了恐怖威嚴的籠罩，馴順的跟着一個人，到了一個新地方，我便參加了很多短衣褐服的農民正在「抬」的工作了。

在武裝同志的打罵監督下，我們這些同一命運的人開始抬着。

道溝裏，土堤邊，牆角下，屋頂上，村外，村內，被炸出腦漿的，穿破胸膛的，死的，仍有一口氣的……兩個人或四個，用一扇木門或一隻木床抬一個，抬了這邊抬那邊，抬了這個抬那個。天很黑，拐彎抹角，稍不留神，手背會擦破，腳腕也會跌斷。悶熱的恐怖的深夜裏，我們顫慄地緊張的加油「抬」！

有時進住家戶去抬，看見×路軍搜索戰利品的情形，是別開生面，更使你哭笑不得的。本來打了勝仗（？）照例是得很多的戰利品，於是布匹衣服是民軍的，米面糧食

是民軍的，壁鐘手錶是民軍的，鈔票是民軍的，幾乎連老太太的裹腳條子……：只要能用的東西，都是有所借口的搜括了去。這種新式改良的逼索民物的方法，的確高明；假如對方不願意的話，再拿「匿藏托匪」「私通鬼子」的帽子給他戴上，那才管叫你家敗之後繼以人亡呢！這是馬克思先生唯物論的新解釋與實踐嗎？

當我們在一個大院裏由管理員監視休息的時候，模糊的視線，通過矮矮的短垣，望那邊也是同樣更寬闊的一個院落，在院裏黑鴉鴉一片無數的人——最少有四五百，肩比緊湊的排坐着，非常的靜默，肅然無聲，是普通集會上不易見到的現象。一個人正在講話：

「張陰格領導錯誤，罪在他自己，與你們無干，我們×路軍是解放人類的，是最講人道，特別優待俘虜，你們好好的呆着吧！一點關係沒有，不要害怕！」講話的人去了。一個瘋瘋顛顛的大個子走來，皮帶包成圓圈在左肩右脅下斜掛着，左手電筒閃出一道光，右手的手槍，立即向着電光所觸的「羣」的一個俘虜，「砰！」就是一聲！接着一聲慘叫，便應聲而倒臥了。最少有二十多個被優待（？）的俘虜，是如此的簡單的形式作了結束。四面房上，都架着機關槍，看槍的同志（？）不時握着槍托，用槍口面對這羣驚魂不定命在分秒的可憐人們，發着詭笑，說着諷語，這玩笑開的真夠味哪！

這地方殺一個中國人，比屠場裏殺一個豬子手續還簡捷，這又是「人道」與解放的新的解釋與實踐嗎？

(31) 「……這又有什麼好看，走！還去抬！休息的時間不小了！」負責督責的又開口了。於是我們又機械般的轉

開了。

我奇怪的是：一樣「傷」或「死」的中國兵，却分兩樣抬法！臂間掛「×路」字的，村裏的抬在一起，村外各處的也一齊抬到村裏放在一起，並且按「死」「傷」情形分別行列起來每個人的身體下面，都墊了從百姓家裏拿出來的棉襖褥。我們抬的時候，起放稍用力過當，皮帶或木頭棍便會如雨點般光臨到頭上或脊背上，掛圓的字中國兵却不照了、無論什麼地方，死的僵的，或重傷而沒有即時死去還微微有些活氣的，都一視同仁的抬到村北大土坡上，既不鋪又不墊，土坡很高很涼爽，或者叫他掛圓字的集體納納涼吧！他們——×路的弟兄有時會俯身去抹一下，以為他很關心麼？不，却原來他目的是在死或傷者的袋內遺物，惟恐「貨棄於地」，拿出來流通流通；有時候不幸被抹者生前沒儲蓄些鈔票放在衣袋內，抹的人就會踢他一脚，罵聲「窮光蛋」好像「以示懲罰」的意思？可是死者，你為什麼不未雨綢繆呢？難道你不知道現在人家都主張「唯銀論」嗎？

我們流汗喘息的工作着，×路軍的傷兵死兵陸續抬完了。因了肥豬欄的掩蔽，我沒有再被抓去，抬送一程。

看不見隊伍了，我身上立刻覺得輕鬆了許多，胆子也大了些，村北高坡上乘涼的掛圓字的弟兄們，不知怎樣了，好奇心的驅使，我又去看最後的一趟，

呀！呀！一片縱橫疊疊的死人和半死人，組成的人堆裏，無數兇狠餓虎般的野犬，正在那裏興高采烈的大行聚餐，有的咬住從肚皮裏扯出來的腸肝，東西搖蕩，血花濺；有的舔食頭部溢出來的腦漿。……這是什麼地方，

是地獄，是蠻荒，我不敢繼續再看，魂不附體的一溜煙跑回醫院去。

## 四

精神身體受到空前疲勞的我，進家便即開門睡了，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路軍解決民軍驚人的消息，哄動遠近各村村落，這一消息的傳播，刺激了無量數的國家親懷父老，有的暗地唾罵，有的仰天歎息，一般父老的心，像斷了線的破船一樣，在江心澎湃的波濤間浮蕩。

第一幕的「奢殺」剛演過去，第二幕「搜索」便又開場了。據說×路軍派出了大批武裝便探，到各村鎮大事搜捕，省縣行政黨務人員，民軍工作人員，尤其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都是最着重的目標。只要捉住了，先問是否入了黨——國民黨，和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最後不用槍打死，也不用繩勒死，說是「種」，種的方式和普通殮葬死人差不多，不過經濟起見，不用棺槨，更不用樂隊，只是深坑厚土，一埋了事。特別是大批武裝士兵護葬的威風，代替了泣血稽顙喪冠素服的孝子。

信仰三民主義的，服從國家至上的，爲黨爲國死了還有可說；特別是那些所謂「匿藏」的鄉民，也受了牽連。因而引起了×路軍的仇視，於是有的的人和家一同算了結賬，有的僥倖逃出，流離各處，一夕數驚，等待死的光臨，不亦慘哉！

始身暴戾，只是「坑」及讀書明理的「儒」者，已算開了中國委意殺戮無辜的前例，現在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大部份有被殺的資格，這或者是×路軍繼承了暴秦的傳統，隨着時代進化「廣泛的展開」了，再有二個疑問：一、古人

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了「人」之後，是不是也要發芽苗長，獲得大量的「小人」呢？二、即便不能發芽而腐朽地下，是不是也可以替肥田粉呢？果然可以的話，豐年無垠原野上，一定能夠成長歷史最茂盛的禾稼，因爲已經散佈了空前所未有的好肥料！

當一個人的聰明才力和燦爛光明的希望與他自己的身體同被埋的時候，他是什麼滋味呢？「唉！「人」也可以種嗎？」我抬頭向蒼天了。

一幕幕「死」的慘劇。在每個人的腦際演映着，每個人的心裏時時發動「不會光臨到我的頭上吧」的僥倖反門，濃厚的恐怖空氣籠罩下的人們，都懷起了鬼胎，挨過臨淵履冰的日子。

過了兩天，住在隔壁在×路軍工作的經回來了，爲明瞭整個情形，我和他開始了長談。

「這次戰役，你們去了多少人？」

「只有確實數目，不過知道的有一二〇師、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冀中」呂正操五個軍區，青年總隊東進兩縱隊，挺進支隊，各都混合兵力約有四萬多人，可能範圍的隊伍都調來了，大部份是由晉東調來的。」

「兩邊都受損失不小吧？」

「當然嘍！打仗能不死人嗎？那邊（指民軍）只被我們俘擄的，就有五百多人。」

「哦！那些人！後來怎樣了？」

「是由鋤奸科（？）問的，其中當下級士兵的受罪比較小些，最利害的就是政工人員，記得有一次在杜柯裏（深縣屬）一起就埋了四十多個，其中有民軍二軍區政治處

長于希天，民政府秘書鄭雲平等重要人員，後來陸續犧牲了的不算，劉獻時某村又查出民軍九旅旅長李倣飛，及該旅政治處長邱大道，張文祥張世忠兩個團長，一共四人；上邊的意思，是讓他們回去設法帶隊伍來投降，可是他們都說了一大篇激昂的理論，尤其是姓李的那個旅長說：「這我們是防備日本，沒想到你們能夠如此喪心，夜間偷襲，如今已被你捉住，反正我打死的日本鬼子也不少了，死在中國人手裏，也不算什麼！隊伍是國家的，我不能隨便調遣，我自己粗心，我死也就算了！」就在這天他們四個人同時在一個深坑裏活埋了。俘虜是一天少似一天，不多時五百多人，只剩了三十多個，大部份是「種」了。」

「不是喬副指揮也被俘了嗎？」

「是的，我倒忘了，提起喬先生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丈夫，徐向前呂正操及我方重要人員，屢次勸他合作，可是他的結論幽默而偉大，說是：「你們現在對我有三條道：一、把我打死，二、把人槍交還，我這去打日本鬼子，三、把我送到石家莊日本人那裏，因為日本人曾以十萬元獎金懸賞拿我，把送去後，你可以領下十萬元賞錢，發個餉什麼的。」對正氣凜然的他，誰也沒辦法，他本來受傷很重，在我們醫院裏養着，無論誰去見他，總是不理！……：聽說將來或者把他送鹿主席那裏。」

「你們覺得這回事怎樣？」

「唉！當然是痛心了，不過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們部隊裏「開小差」的特別多，一跑就是四五十個，沒法抑止，更思當然是弟兄們看穿了，×路軍能說不能行的洋把戲，覺着跟着他們幹，不但不能抗日，反而專門去打中國軍

隊，活埋人，小孩子都看不過，太不像回事了！我有一九一時的「英雄主義」印到我頭上，幸虧我有幾位和我俱有同感的同志暗地幫忙，幾經折衝，我才得免於「種」，我一看不得了，以前內部重要負責人，偶語棄市的不知已有多少，我想了個辦法，兩天一夜，就跑來了。此地他們（×路軍）的工作人員還很多，被他們察覺也不得了，我連門也不敢出，你也要為我守秘密才好，抗日的一片熱心，險些送掉父母遺體，唉！……：斗室私語（不敢公開）的我倆，不知不覺的同時墜入恐怖，悲慘！痛心，的深淵裏。他是滿腦的去了，可是他那瘦長的影子，和熱切的談話，都在我的心湖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五

我知道×路軍所施行的全是盾牌政策，完全是陽假美名，陰行惡實。譬如「抗日」是盾牌，則鯨吞其他游擊部隊，老百姓的一切財力物力，甚至性命；譬如革命是盾牌，則屠殺愛國青年，樹黨營私，如果你不同意，那他說：「你不服從抗日嗎？」「你不服從統一戰綫嗎？」「漢奸」道法！不亦險哉？

我也承認我和民軍過去是有些關係，（有幾個朋友參加民軍）因之我也有了罪；不！主要的還是我有幾百畝田地，和一所醫院，成了被進攻目標，什麼「政委」呀，「農會主任」呀，×路軍鄉村基本組織，差不多每天要送給我很多奇怪的消息，不是說我「勾結頑固腐化分子」，便是說我「私地摩察專家」總而言之，把我列入「待死」欄內了。相繼的變賣家產，充公（？）吧！捉人吧！死神大有即行光臨的可能，我一點無抗力的鄉民，不得已，只得悄悄悽悽的離開家鄉，開始了流浪……：我漂泊流離，到了不少的地方。時間也將將有了二個年頭，只要帶着鄉愁，向北方遙想時，一個悽慘的端午節之夜，立刻便會清晰的跳躍在腦際。這國家民族不幸的怪事，這「親痛仇快」的惡作劇啊！……：

# 一個做了本國人俘擄的故事

奚 若

## 憶

「……愁慘江南月，籠罩了遍地的戰馬奔騰，  
淒寂江南月，照耀了洶湧的殺聲震野……」  
夕陽假近了西山山巒邊。晚霞的那一抹桃紅，掩映着這一片茫茫的麥田，和濃綠的柿子樹。微風帶着一縷江南月的歌聲，輕輕的拂了過來，這歌聲却在劇蕩，刺痛了我心底的創痕；無心再去吟味這春之傍晚；回憶使我突的憤恨，惋惜起來。

記得前年的初秋，當我被同是一國人的×路軍俘擄的時候，一個身材粗胖滿臉小黑點子的女共產黨員，在我們被拘禁的一間小房子的窗前，唱過這江南月的調子。那時我神經像已全部失掉了知覺，只有腦細胞在不停的旋想着當自己被他們拉去活埋的剎那間，究竟應該作什麼態度呢？垂頭不語呢？可是破口叫罵？或者……

也許是上帝的庇佑吧：誰也不會料到我——這將被處決的死囚，竟會從魔鬼的地窖裏安全的逃了出來，讓我把這一幕傷心悲劇的內容說給你們吧。讓我把一個做了本國人俘擄的故事說給你吧。

## 奔跑

聽吧！在太行山的腳下，在滄陽河的身旁，在愁雲慘

羣紅色的惡魔在獸慾猙獰的驅準了同胞們的心窩在狠心的射擊着嗎？不是那些無辜的被拉去受屠殺的人們，在發着最後的呻吟嗎？

河北的民軍，那是多麼溫和慈祥的隊伍呀：他們會替白髮龍鐘的老婆婆到井邊去擔水。他們會戴了尖頂子的草帽到田裏去替老農們收割着金黃色的小麥。但是，正爲了他們這樣，才惹得友軍×路軍萬分的妒忌。當那年綿綿苦雨的初秋，他們竟被×路軍逼迫着冒着風雨，忍着飢渴，沿了太行山的脊骨向南奔跑了下來；一直跑到幾百里以外的地方。當然，我也是巨濤澎湃中的一個不幸的濤沫，唉！那是多麼親痛仇快的一樁慘事呵！

真的！我不願，也可說是不忍再繼續把當時顛沛流離的小型縮影的卡片，一幅幅在心間放映；但我又不能抑住這張有力跳動着的心弦，那麼只好任牠去開演吧！

我穿着一身油污了的黃色土布軍服，沒有襪子，腳上只穿着一對鞋——這是一位女同志到鄉間去工作的時候，一個老太太贈給她的，她穿着有些大而轉彎了我的。背着一個灰色的背包——這是游擊隊員的全幅行裝，還有那已經和我有了情感的步槍，子彈和炸彈，其他除了左邊小衣袋裏插着的舊鋼筆和日記本外，再也沒有一點東西。并且我們顧不到白晝或深夜，吃飯和飲水，只要後面聽到了槍聲，馬上就可以在樹陰裏，溪岸上，或者人家的門前，作一

那我們便趁着這黑沉沉的長夜，靜悄悄的穿了過去。

半月多的淫雨，到處都成了泥沼；我們簡直是在泥水中生活着，人們的脚和小腿都已經泡成那樣蒼白，沒有一點血色了。也有被尖角的石子碰破了肉皮的，正在滴瀝着一點一點殷紅的血。蓬亂的長髮，纏着每個人和脚一樣蒼白憔悴的面龐，看了格外傷神。我們所以如此，是希望路軍們會有自動中止的一天，誰會想到他們反而變本加厲，更兇狂的向我們追出呢？

於是，十幾天的時間，都在山谷溝壑中搜索的奔逃；在飢寒疲憊中掙扎地跑着了。

## 俘

乘着小划子到略莊，人們的臉上，都好像罩上一層微笑的面紗；以為這該是一個高枕無憂的境界了，這樣高大的寨子已經是銅城鐵壁啦，何況以週盡是濤濤的大水呢？我也在這樣想。誰知事實并不是這樣。

一覺醒來，月兒已掛上了樹梢頭；大概時候在午夜以後了，東窗上恍惚迷離的石榴樹的影兒，在靜寂的夜色裏搖曳着，此外看不見什麼，更聽不到什麼。我伸出手來，去摸桌子上昨天晚上預備好的一杯水，我實在渴，因為我正在害瘧疾。

「拍」！外面很清脆的一響，手槍聲，我想一定又是步槍不小心走了火，也并不在意。

「拍：拍拍：突突突……」緊接着又是一片嘹亮的槍響，夾雜着一陣粗燥的機槍聲，這時意識好像在默示，如

；可是萬一也不會想到這樣快的慘敗。

少年先鋒隊和婦女服務團和我住的最近，他們一個一個驚恐的跑進我的房子，看樣子他們好像相信我或者能替他們担起一部分危難。我安撫他們說：「把行李收拾起來，回到自己屋裏休息吧！沒什麼關係，天明了他們總會走的；你們忘記了嗎？今年夏天我們在這兒被鬼子圍住，不是和他拚了一天一夜嗎？幾百個鬼子都被我們打死在葦塘裏，現在外邊又有了很深的水，有什麼可怕呢？」這時槍聲越急了，吶喊聲，犬吠聲，加上大街上人們的奔跑喧囂，霎時村中變成一個恐怖與混亂的世界。

幾個小孩子要求我帶他們去外邊看看，當時我以為也有這樣的必要，因為悶在屋子裏坐着總不是個妥善的辦法，反正是自己的隊伍在抵抗，出去又有什麼不可呢？便表示着十二分的贊同應允了他們。我領着他們的手，徐徐的走向東寨門。

「那一個」？寨門上喊了一聲！我疑惑了，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我們的弟兄這樣的問話；而且又是個南方人的口吻。我不做聲，停止了我的步子。

「突突……」一羣機槍子彈掠過了我的耳旁；我機警的臥倒在地上，兩個小孩子也挨了我的大腿以下，奇怪呀！什麼時候我們的弟兄們被迫得沒有一點聲息了呢？

「過來」！他們又在鬼叫。我很遲疑，如果我爬起來就跑的話，那機槍一定向我做第二次的掃射；假使我過去？恐怕……也就不堪設想了。

「突！突！」兩個機槍的單發，子彈落到我的面前，



小石子濺到臉上打得怪痛的。我既然落入他們的網羅，只有裝作坦然態度走了過去。於是，我做了他們的俘虜。

他們打罵着搜去了我的皮包和手帕以後，把我拉到一個大廟裏。這大廟的屋角下是鄧剛附的墳墓，他是四月間在這村和鬼子們做戰殉了職的；墳前插着小木牌子，現在已經朽壞了。那還是我親手寫的哪！當×路軍們用刺刀在我的胸前比劃着威嚇着我交出我的手槍來的時候，曾經這樣想：「這次也許會伴着鄧先生長眠在這裏吧！」但他們又不曾真的刺死我。

月色淡了，東方微射着魚肚色的白光，槍聲已稀而且漸漸的斷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交槍吧！我們是優待俘虜的喲！」

「不要受漢奸的欺騙了！」

「×路軍才真正抗日的隊伍！」

……

四圍在這樣喊着，天哪！那些殉難的弟兄們就不是中國人嗎？連一方小手帕都被搜刮了去，這也算是優待嗎？

我們更不知道什麼是我們作漢奸的憑證？更叫人奇怪的：

「×路軍才是真正抗日的隊伍」難道其餘那麼些軍隊都是拿着刀槍來親日嗎？

太陽還沒有露出頭來，他們把我送到一個很寬敞的空院子裏，呀！我受到驟然的刺激，也不知這許多人是什麼時候也和我同樣的被逮捕了。他們頹喪的在刺刀威脅下發着呆，是我來了，都是用那尋常為目的眼光來視我，而又

芳谷她是我的愛人，當昨天夜裏我到外邊去的時候，曾經囑咐她說：如果我不歸回來的話，最好同新菊先避到天主堂裏去。因為神父和我要好。誰知她也被俘了呢？她見了我，並沒有什麼表示，真是癡子似的慘笑；我知道她已變了常態，從前我頸子上生了一個小毒瘡，她竟會扶了我的頸子落淚，何況現在……？我忍着心痛也不去理會她。如果彼他們發現了我是敵治部的人員，也許立即會被扯去殺死的。但我覺得能和芳死在一起，也是有深奧的意義的：我們相愛，我們又爲了愛祖國，而死掉呵。

## 毒

被逮捕的人一共五十多個，其中一大半是軍官。我們被分裝在十幾支大船上，在刀槍陣中渡到一個很大很大的村莊裏，這村莊我曾經到過，可是這次和從前的風味差得太遠了。不知爲了什麼那些和顏悅色的民衆們，現在都變成那樣傲慢；他們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一定是在譏諷我們的失敗吧。尤其是那一夥夥的×路軍們，像是看玩猴子似的把我們圍捕在中間，他們談着，笑着，大概是對着這一羣戰利品在自慰。

一個四十多歲穿着灰藍色的胖子，鼻子上架着一幅度數很深的近視眼鏡，看樣子大概是個指導員一類的東西，他拿着日記本來和我們個別談話，結論是明白了我們都是大兵，因爲我們不約而同的這樣承認的。他又說：「弟兄們！你們都是好朋友喲！不過你們走錯了路，受了漢奸之欺騙，以後咱們要拉起手來，把漢奸打倒。不要再被迷不

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面日本旗，一擺一弄，表示着優傲與肯定，其實我何嘗不明白？那是我們建國劇團，我自己扮演「血淚」那幕劇的五先生時用的；並且還是從我的被包裏搜出來的，我不便和他分辨，只是裝聾做啞。

他又開始了蒐譯的演說：「中國真正抗戰的隊伍，只有×路軍的喇！現在你們能跑到×路軍裏來是多麼幸福，」此外又昧着良心捏造了許多謠言，什麼：「民軍慘殺他們的工作員」呵；什麼：「民軍替日本人在鐵路上放硝呵！」什麼「日本每月給民軍十萬塊錢被曠蔭梧苛扣了」呵……最後他爲了促成我們的迷惑，向我們發問：「你們明白吧？」我們的回答只是沉寂，太息。

他感到敗興，另找一個女工作員來教我們唱歌了。她赤了腳，穿一雙紅繩子編的草鞋，站到我們的面前，她也許以爲我們這二三年沒有和女人接近過的大兵，見了她這樣一個大姑娘，一定可以動心的；其實她那粗粗的身腰，黑黑的面皮，用到「美人計」上實在有點牽強。

「七月的太陽以火燒呀！日本強佔廬溝橋阿！」

……拉騷拉拉騷騷……她開始唱了，我一向未曾見過聲帶那麼粗糙的女人，而且根據她那不規律的發聲，已判定她是一塊「音樂上的不良導體」。雖然沒有一個人肯隨她唱，但她並不感到無味，仍是討厭地喊了一段江南月。

第二天拂曉，鬼子的火砲響起來。他們不敢再鎮靜下去，紛紛亂亂地逃了出來。他們用槍瞄着我們，要我們同他們跑得同樣快。簡直成了犯人，可是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罪狀。

航之是我知心的朋友，他當着我們渡河的時候，硬着頭皮逃走了。我關心他是否能安完的逃出圈子外？至於他逃的原因大概是因爲他是政治主任，如果被發覺了，是沒有一線活路的。也許是在昨天他被強迫着替他們扛着藥箱奔跑時，堅定了他逃的決心。無論怎樣吧！他逃了就像我少了一塊心症。也許他在逃了以後會擔憂着我是否能像他那樣逃。

他逃了，却給我們加上了一重桎梏，他們又從頭佈起天羅地網防備我們的逃。

那個和我們接近最多的山西人，又在向我們訓話了：「今天又跑了一個，這是多麼可惡啊？真正抗日的隊伍他不幹，一心想做漢奸；簡直是日本造！」這話誰肯信呢？與其說我們是日本造，莫若說你們是俄國造倒來得真切呢。

終日在監視下活動着，在死氣中熬煎着，這些毒的日子呵。

### 逃

振清是多麼聰敏能幹的小弟弟呀！今年才十七歲，可是在老早以前他就當了排長；並且還做出很可觀的成績。他對於這人間地獄的生活，似乎不能忍受一分一秒下去，當他們的監視略微放鬆的時候，去徵求我的意見，是否可以破着這條命逃出去？我見他十分的焦急，便應允了他，我同他一同逃走。

我倆開始討論逃的方軌，第一個議決案就是我倆裝作本地人，在街上調笑着，藉着互相追逐的時候，乘機溜

出村去。結果因爲人家的步哨很緊，萬一弄出破綻來，豈不是自尋苦吃？這讓案又被我倆推翻了。同時發現了門前有一條小巷子，這小巷子可以很隱密的溜到村外的豆田裏，我倆決定在午睡時從這裏溜走。

雖然定秋天了，仍留着幾分酷熱的餘威，因爲熟廝以大街上很少見到人們的蹤影，正賦與了我倆逃納的機會。我催促他迅速溜出去，我可以在後邊替他巡風。他終於平安的出去了，但是當我溜走的時候，就費了許多週折；沒人給巡風已是夠怕人的，偏偏從那邊又過來兩個歪了帽子的哨兵。我又爲難起來，不逃吧！但是叫振清一個人孤零零的走到那裏去呢？也許他又會啼泣了。恰巧一隻黑耳尖的黃狗，從西邊跑了過來，我慌然的從這隻黃狗身上尋到了出路：當牠喘喘的跑到小巷口時，拿一塊磚頭迫力的向牠打去，牠溜煙的竄入這條小巷；我隨後緊緊的追着。誰知在我才跑出村口時，一個背着手槍不戴帽子的哨兵，徐徐的踱過來。我在萬分恐怖中假充着鎮定，慢慢的走到豆田裏，裝作小便的姿式。可是尿這東西并不是和唾液一樣的來得那樣快，任你怎樣用力排擠，總不見一滴來出到這是多麼令人焦急呵！我想：「他大概不會留心我這乾哭無淚的情形吧！」果然，他頭也不轉，漠然的走了過去。

我同振清在一塊泥水很深的高梁地裏會合，打算第一步先逃到那家灣，那裏有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的隊伍，他們或許曉得民軍的下落。但是這正當着匪徒們集中力量虐害民軍王司令的隊伍的前夕，無論大的小的村莊，都是他們滿滿的住着。而且路上也不斷他們的行動。我倆靠着地形的熟悉，決心從密叢叢的高梁地裏，潛伏着走。唉！半個月的連雨天，到處是二尺深的泥水，加上高粱裏大風吹折了，走起來實令人難堪：用力拔出右腿來，左腿又插入了泥水；咬着牙抽出左腿，可是右腿又潛進去；不能苟且一步，還得用兩手擺扶着一顆頭折斷了的高梁。有時走到高粱的盡頭，我們便彎了腰偷偷的攢進棉花地或芝麻地

出，恐怕被村裏的步哨發覺？有時遇到一條路，便悄悄的探出頭來望望，路上有沒有他們的影子，我們是不是迷了方向？

四十多里這遙遠的路，竟會被我倆爬盡了，當我們踏上那家灣村邊的石橋時，恐怕無臉是誰，都會奇異着這光對青年的乞丐，但我們已經感到了，前面又有了一線曙光。

感

夜闌人靜，  
一盞垂殘的孤燈，  
愁伴着：  
心弦哀婉的低奏！

看河北！  
紅潮洶湧！  
刺刀劃破肚腸，  
遍地塗了血腥，  
他們已紅了瘋狂的眼，  
扯碎了統一的聖靈。

強盜們，  
意想天開，  
抹殺了天開，  
社會進化的過程，  
滾開吧！  
獸一般的原始人們！

不允許你們牛一般蠢動，  
天然的邏輯已昭示了，  
「適者才會得到長生。」

弟兄們！  
何必悲痛？  
那一天總會到來。  
準備吧！  
我們發上征騎，  
向北面衝。  
「報仇！」  
「反攻！」

# 檯球比賽

Alphonse Daudet 作  
艾 涓 譯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十九世紀末葉偉大的小說家，這個短篇和「柏林之圍」是一樣地成功的。由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軍人的迷醉是如何地可怕，目前法國第二次又遭到慘敗，在這激烈的戰爭大時代，我們可以拿法國軍人做一個驚傷。所以我們選了這篇譯文登出來，雖然它是嫌古老了一些。——編者

他們曾經打了兩天仗，並且在泛濫的大雨下，背着他們的背包，過了夜，這些兵士們確是精疲力竭了。可是他們仍被遺留下等候一個要命的鐘頭，胳膊貼着地面，在高處的濺水壑，在浸透了的水泥地。

由於極端疲勞，由於前夜不眠，而麻木着，並且有着被雨水透透了的軍衣的他們，擠擠在一起取暖，彼此感到舒適。有些個站立地睡着，依着鄰人的背包，厭倦和困乏可以被清楚地從那些鬆懈的面龐上看出來，被睡眼克服了。雨，說，沒有火，沒有一點東西吃，一張低沉的渾黑天幕，還有遍地皆是的敵人。是葬儀一樣地悲哀而嚴肅。他們在這裏等甚麼呢？情勢正怎樣地進行着呢？鎗，跟着它們的鎗眼向着森林，都有着防禦甚麼的姿態。在埋伏中的霰彈炮手們，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地平線。每一個東西都在象徵着是在準備一個襲擊，可是他們為甚麼不攻戰呢？他們又在等甚麼啊？

他們是在等命令，可是司令部甚麼都沒有派遣下來。然而司令官離這是不遠的。就在那邊華麗的路易十三

的別墅裏，在那兒紅色的磚牆在山腰上的樹叢中閃爍着。當然一座皇家的宮宅十分適合去懸上法國西元師的旗幟的。雨，使人嫌惡地溢滿在那邊，然而在這裏却只不過是潤澤興奮了那磚的紅色，草圃的綠色，閑情的陣雨啊。一切都在閃爍着，一切都是靜謐的。真地，若不是那飄揚在房頂上的旗幟，若不是那大門前的兩個崗哨兵，將永遠不會有人揣測這兒是一個軍隊的司令部。

元師是正在玩他的檯球比賽——並且這也就是那隊伍為甚麼要等命令的原因。當這元師已開始了他的比賽，天會塌下來，然而在世界上却沒有一件事情能阻止他進行完結比賽的。

檯球嗎！那就是這個魁威軍人的衰弱！他站在那裏，像在戰場上那麼地嚴肅，全副的武裝，他的胸部以紀念獎章遮蔽着，有着炯炯煽動的眼，激刺紅漲的雙頰，由於饕餮，酒醉，同這比賽。他的隨從們環繞着他，殷勤而恭敬，在他每一次擊球，便讚嘆出大聲呼疾！當元師每打得分，所有的他們都迅速地去記錄上它。當元師覺得口渴，所有的他們都衝過去預備他的飲料。這兒有着一種連續不斷的肩章和羽飾的沙沙聲，紀念獎章的叮噠聲。

元師的對手是一位年青的參謀部上尉，而他就是第一流的檯球手，且是有能力與世界上所有的元師對賽的；但是他有着一種機靈勁，保持着一個恭敬的距離與他的上司之間，拿出他的技能在這工作上不去取勝，然而同時又不太容易地輸掉。

那確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啊。球兒們滾轉着，碰撞着，且混雜了它們的顏色。球棒子四圍的彈性視物，將球們像伏地碰回，檯布漸漸磨熱起來。突然，一砲彈的紅光劃掠過天空，一聲笨鈍巨響響在窗子那。每一個人都驚起了。他們互相憂慮焦急地對望着。元帥單獨地沒看見甚麼又沒聽見甚麼，倚靠着檯子，他是忙碌地專注在計劃着一個漂亮的「抽球」；「抽球」是他的拿手球技。

但，那又來了一閃火光，又一閃，一閃。砲彈們一個一個地在火速中不斷。那隨從們都跑到窗子邊，那是可能嗎，正與普魯士軍在接觸？

「好，好，讓他們打吧！」一面用粉筆擦着球桿，元帥說着，「喂，該你打了，大尉！」

同時，喧囂聲倍加起來。霰砲彈的猛烈炸裂聲，短鎗的射擊急響尖銳聲，和砲彈的怒吼混雜着，一層紅烟霧在那邊變黑了，昇起來，圍繞着那草園。整個的公園俱陷在火中。嗅覺着火藥味的那些阿拉伯馬匹們，豎立起後蹄在馬房中。司令部開始激動起來。一個急報接一個急報，緊行信差們在極限的快速內到達了。他們來請示元帥。

元帥是不能被激動的。我沒有告訴你任何事情都不能在他進行比賽時而去阻止了他嗎？

「喂，該你打了，大尉！」

可是，這大尉有些是發狂了。這就是他所以太年青呵！看哪，失了頭腦，忘了他那故意退讓的機靈勁，且打得幾乎使他全盤勝利的兩個贏分！立即元帥變得暴怒了。駭異和憤激活躍在他那剛勇的面龐上。恰在這瞬間，一乘疾馳的馬猛衝進庭院來。一個被泥漬包裹起來的副官，強行通過了門崗，而一步便跨上了那些台階，「元帥，元帥！」

你將要看到他是如何地接答的。氣忿地睜着眼睛，紅像頭雄雞，元帥出現在窗口，他的球桿仍在他手中。

「甚麼意思？這都是幹什麼？那兒沒有門崗哨兵嗎？」

「可是，元帥——」

「好，好，等會，等我上帝一樣的命令！」

於是那窗子猛暴地關上了。

：等命令呵！這就是他們需要做的，可憐的傢伙們哪！風驅帶着雨和榴霰彈落在他們的臉上。當大隊被掃擊，當他們在準備而無用武之地地停止着，全然地他們不能明了他們的不動作。沒有事情幹。他們在等命令哪！然而，當一個人去死掉是不需要命令的！人們便成百地倒斃在灌木後，在壕溝裏，在那龐大的靜謐的別墅前，甚至在他們早已死亡之後，那榴霰彈依然在炸裂他們，而從那張開的創口處，那慷慨的法蘭西的血一聲不響地往外流溢着。在高處，在那檯球室中，也正在產生着極端的熱烈，那元帥又輪着他先發球了，而那年小的大尉是正像抑壓一個獅子似地抑壓着他自己。

他們幾乎再沒有時間去記錄分數。戰鬥的喧嚷更拖得近了。可是元帥還必須打一下才能走開。炸彈們已落在公園裏。突然一聲炸裂爆發在池水邊，水平的鏡面粉碎了。這是最後的一個突擊！

然後，一個深深死寂的靜默。只有着滴打在籬笆上的雨，山脚下落着混亂的隆隆聲，沿着那泥濘的路，起着一種像是急走的羊羣一樣奔踏聲。軍隊是在整個撤退中。那元帥已打勝了他的比賽。

# 村公所

長城

時：民國二九年夏

地：河北省晉縣某村

人：（以發言先後為序）

村長——六十多歲，多年的老村長——

村付——五十七八歲——

張三——三十多歲，幫着村長辦公的——

中央軍甲——

中央軍乙——

狗不理——二十多歲，村中小流氓，現在八路軍保為

農會會長——

兒童數人——不上場——

八路軍隊長——

八路軍兵一——

趙五——三十多歲，村中農民——

八路軍兵二——

景：一間寬而大的房子，後面臨街，（按舞台方向）在後右角有一通外的門，正中略靠左有一窗子，窗上有二三孔玻璃，順着玻璃孔可以看到街上，窗下有一方桌，兩旁有椅子，這即是村長村付辦公的所在。桌上有不可少的：紙墨筆硯，賬簿竹算，茶壺茶碗等。

在左面有一長凳，如舞台面許可的話，就再放一長條桌。右面有一小凳子，凳子的一旁有催餵來的：米麵、鞋、麻、還有斗秤等。正面窗子兩旁掛着很多

各處來的催給養條子和便條等。

幕啓：是上午十點多鐘，村付在寫賬打算盤，一時立起到放米麵處查點一下所催來的東西，查看完仍回原處寫賬。

這時村長在外，「這真比土匪綁票都利害」門開，村長上場，手裏拿着兩個催東西的條子。

村付：（以下簡稱付）又是什麼事？

村長：（以下簡稱長，好像沒有聽見村付所問的話）這簡直是要命！

付：（看村長的態度和手中拿的條子，已有幾分明白）怎麼？又是要東西的條子？

長：（長出了一口氣）唉！我早就說，咱們都上了年紀啦，支應不了這份差使啦，可是不幹，他們又不答應，這不是要命嗎！（說着坐下）昨天早晨要的東西，一天也沒有弄清，到黑了又來了這些條子，你看這怎麼辦？（說着把條子遞過去）

付：（接過條子來）（唸）「請貴村即送到胡家莊小米一百斤」（下面鐵記是：「中央×軍」）這真是作難的事情。

長：你再看看那一個，比這個要難幾百倍！

付：（又看那個條子）（唸）今派到貴村小米三百斤麥子四千斤，鞋一百雙，麻五十斤，布三十匹，草帽二百頂，限三日交清，如有遲違，以村長村付問罪，（下

面載記是「八路軍東進支隊」)

長：你看！這不是比綁票還利害嗎！

付：（好像沒聽見村長說的話，長出了一口氣）唉！這簡直是土匪，真是沒王法的年月，咱們並不是不懂得抗日，也並不是不知道愛國，真就是要點糧食吃，不管怎麼樣困難，咱們也應該想辦法，他們要這些亂七八糟咱們到那給他們弄去！可是交不到還要治罪。

長：所以我說比土匪綁票還利害，可是他們說的好聽，這叫什麼「救國公糧」，又什麼「合理負擔」，咱們不懂得這是合那一國的理，恐怕到「日南交洲國」，也沒有這樣合理的。

付：他們就是會那一套，整天喊着什麼：「合理負擔」公平負擔」，又什麼：「有錢出錢」，「打倒日本」，咱們只看見他們像土匪似的向咱們胡要八要，誰還看見他們打過日本！

長：他們說打日本就是爲了向咱們要東西，真要有日本人來了，他們嚇的比兔子跑的還快，那兒還敢打呢！

付：總之：是咱們老百姓倒霉，誰都比咱們利害，咱們惹誰都惹不起。就說吧：從前是一個「縣政府」，自八路軍到這兒以後，他們又立了個什麼「抗日縣政府」，無形中就有了兩個，現在可好，日本人也弄了一個，弄一縣裏有了三個縣政府啦！

長：（長出了一口氣）唉！再加上這些軍隊，整天的胡要八要，當老百姓的怎麼能夠再活下去呢！尤其是咱們這支應差使的。真乃是末劫年！

（張三在外：「村長在不在」）  
長：（向外）什麼事呀！

（張三在外「在哪！請進去吧！」）

（中央軍甲乙上，張三隨在後面）

張：（以下簡程張）村長！他們二位是催給養的！

中央軍甲：（以下簡程甲）這位老先生就是村長？

長：是是！

張：（指村村）這是我們的村村！

甲：好好！

付：請坐，請坐！

中央軍乙：（以下簡程乙）不要客氣！

（中央軍甲乙在左邊或右邊的椅子上坐下）

長：（指正面）請這邊坐吧！

甲：一樣，不要客氣！

長：二位是那一部分的？

乙：中央××軍！

付：（想起給養條子上的村名）在胡家莊住着哪！

甲：對啦！昨天給貴村送來的給養條子村長和村村見到了吧！

付：見到啦！

長：見是見到啦，不過現在這給養，實在是困難。

甲：當村長和村村在村中辦事困難，咱們是和道的。在這抗日期間大家都困難，但是；我們絕不因為有困難，就什麼都不辦啦，現在我們只有大家聯合起來，精誠團結，不怕任何困難，才能戰勝敵人哪！

付：話是這樣說，可是……

乙：村村！我們只要一白斤小米，你們貴村有二百多戶人家，每家還攤不到半斤哪！

長：老總！你們還是不知道我們的困難，要只是你們這、

難辦的。

付：（接着村長的話說下去）是啊！再說：祇你們就要點給養還好辦，（說着從桌子上拿起八路軍來的那條子）你們二位看看：八路軍利害的很哪，他們是什麼都要啊！

（甲乙看了看）

甲：我們是絕不這樣的胡要八要的。

乙：我們是只要點給養，這也是出於無奈。從前我們在黃河附近作戰的時候，給養全都是兵站上發給，現在我們開到河北省來，離着兵站太遠，同時沿路上又經很多敵區，實在無法領取，不然的話，我們也絕不會來麻煩你們的（這一段話，說的村長有幾分接受）

長：（點點頭），這也是！

張：（看村長有點應允）那就把昨天熬下的這個（指米）先給他們二位送去了，

長：好吧！

付：那個不狗啊！

張：有多少算多少吧，先把這送去再說呀！

甲：（合聲）好好！

付：（向張三）那拿秤「麼」「麼」，看有多少。

（大家幫忙，把米「麼」完）

長：七十四斤。

張：好（向甲乙）你們二位先把這帶回去。

甲：（合聲）好好！

付：老三：你弄出去，找個人給他們送去吧！

乙：走吧！

長：再坐一會吧！

甲：不坐啦，多給你們添麻煩啦。

付：沒有什麼，只要是爲了救國，我們能辦的，是絕對要辦。

乙：對啦，救國是大家的責任，好啦，不要送啦。

長：走吧！

甲：（已到門口）請回吧，不要送啦。

長：好好！

（張三和甲乙下，村長和村付站在門口看着他們走，一時村長把門關上，才轉過身來，忽又想起事來，又把門開開，站在門口）

長：（喊）老三！你可不要送去，隨便找個人去好啦，你還趕快去催給養。

張：（在外）知道。

（村長復返回來，把門關上）

付：人家這隊伍說話還和氣。

長：那都像八路軍似的，來個人說話就像吃了二斤槍藥一樣。

（這時狗不理在外面唱着八路軍編的小調）

「正在房中悶沉沉，忽聽門外來調軍，不知調那軍，一得呀得歪得歪，不知調那軍」

（狗不理才唱完，有幾個兒童學着他那調唱）

「十畝八畝太平年，三十二十過半年，實在是可憐，一得呀得歪得歪，實在是可憐」

（狗不理：「他媽的，我打死你們這羣小王八旦



「追的脚步聲，及兒童們喊笑聲和跑的脚步聲亂成一起」

(村長付爬着窗戶看了看)

長：(不耐煩的)他媽的抽瘋!

(狗不理又唱)

「南軍北軍都不調，單調我們八路軍，前去打日本，一得呀得歪得歪，前去打日本」

(兒童們又學着他那調唱)

「七十八十開疑犯，一到一頃就是漢奸，你說多麼冤，一得呀得歪得歪，你說多麼冤」

(狗不理)「他媽的，我看你們是有點耗子舐貓鼻子，有點找死啊」追的脚步聲

(兒童們喊笑聲和跑的脚步聲亂成一起)

(一時，門開，狗不理才要上場)

(另一兒童喊：「狗不理是流氓，八路保你當會長」)

(狗不理很氣的轉回身去)

(又另一兒童喊：「狗不理別生氣，我知你家沒有地」)

(狗不理：「他媽的，我知你們是不想活着啦」擺一擺追的姿式)

(兒童們喊笑聲和脚步聲漸漸的遠了)

(狗不理見兒童們跑遠，復又轉回路來)

狗不理：(以下簡稱狗)「一邊走邊說」他媽的這些孩渣們，真沒一點王法啦!

長：狗不理，你……

是越老越上年紀啦!

長：(有氣的)他媽的，你不是叫狗不理呀?

狗：我是叫狗不理呀，可是前幾天我沒告訴你嗎!不要再管我叫狗不理啦，難道說這麼幾天你就忘啦?

長：(非常生氣的)那麼管你叫個什麼玩藝?

狗：嘿嘿!奇怪，難道我當了會長你不知道哪!

長：(最討厭聽他那會長的名詞)他媽的，你那算什麼東西會長!

狗：(有點變臉)你可不要馬馬胡胡的，要明白，你可是種着七十畝地哪，現在我是和你講面子，不然的話可就夠你看的。

付：狗(忽然想起，不敢再出「不理」兩個字來)不，你說話不要太隨便了，村長是你的三叔啊。你怎麼這麼對你二叔說話呢?

狗：(把眼一翻)誰說的?在那規定的他是我二叔啊?

付：這真奇怪啦，難道你不是黃家的後代?村長和你爸爸是親弟兄，他不是你二叔是你什麼?

狗：那是從前哪，現在就不同啦!

長：(真有點忍不住)現在你就不是中國人啦!

狗：你說話可要檢點一下，可別總這樣依老賣老的。

長：他媽的，你看你去八路軍那受了幾天訓回來這還了得，簡直是要造反，咱們村裏還盛得下你?張口會長，閉口會長，連你的老人你都不認識啦!

狗：我看你倒是有點要造反，敢隨便侮辱我，你可要知道我這會長可不是冒牌的，八路軍保我的時候，你們可在跟前來?

付：(也有點忍不住)他們那是保你當會長哪!那是叫……

趕快把這村裏弄窮了。

狗：這是上邊的命令啊，再說：窮了又有什麼可怕？過些日子，就共產啦。同時：窮不窮與我有什麼關係，我什麼都沒有，還窮的了我的什麼去。

長：你他媽的也不想想！

狗：我想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從前你們都罵我不是個好東西，連個剛斷奶的孩子，也說我是流氓，全都看不起我，現在你們再來瞧瞧，你們看不起來就成啦，人家八路軍看的起我，不但保我當會長，並且還叫我當教官，教他們村裏的小孩們唱歌。

付：（討厭的）得啦，狗聽啦，別再提那歌啦，

狗：怎麼？你不願意聽啊？

付：你說說：那叫個什麼歌？

狗：抗日小調啊！

付：（指問的）什麼而軍北軍都不調，單調他們八路軍，你說調他們來幹什麼？

狗：幹什麼：打日本啊！

付：我沒看見他們打過日本，就只看見他們整天來要東西！

狗：這才新鮮哪！人家打日本，還傳來先告訴你一聲，非叫你看見不算。

付：（絕對否認）誰聽說他們打過日本？

狗：我就聽見過！

長：（實在討厭再聽這種話）好好：你聽說過，你看見過八路軍好，八路軍比誰都好。

（狗不理看了看村長，才要說話，外面有人聲，張三在外）「你不用抓着我，我跑不了」八路軍隊

長在外「少廢話」

（演員的視線都注視外面）

（門開，八路軍隊長抓着張三上）

狗：（很感動的）來啦隊長！

長：（莫明其妙的）這是怎麼啦？

八路隊長：（以下簡程隊）怎麼啦，他媽的，我問他昨天早晨要的東西，為什麼到現在還不給送去，他說還沒

有款齊，整整一天會款不齊？

張：你問問村長是不是沒有款齊？

長：實在是沒有款齊。

付：隊長！村莊裏辦事，比不了軍隊上幾句話就辦了，老百姓的事情難辦着哪！

隊：款款國公糧還有什麼難辦的嗎！誰敢違抗，就向你們農會會長報告啊！（轉過頭來向狗不理）會長！昨天

要的東西，現在還沒有送去，你怎也不催他們呢？

狗：（很恭敬的）隊長！我這不是正催哪嗎！

隊：你可不要馬馬胡胡的，要明白你當會長的任務。

狗：那是當然哪，隊長！請你放心，上邊囑付我的事情，我絕對全可以做到，方才隊長沒來的時候，我正和他

們吵哪，（獻殷勤的向張三）張三！你就別在這歇着

啦，趕快去款吧，一會好讓隊長帶走。

張：（不高興的睨了狗不理一眼沒回答）

狗：（就着有後台，想着發點威風）怎麼？我指使不動你

嗎？你還有點不高興是怎麼着？

付：（怕張三和狗不理衝突起來）老三快去款吧！（推張

三下）

長：隊長你請坐吧！

(隊長坐下，狗不理趕快端茶)

隊：(向狗不理)你告訴他(指已下場的張)叫跟我的那兩個弟兄，跟他一塊去飲。

狗：是！(很迅速的把門開開，站在門口喊)張三！隊長說：叫你找上與隊長來的那兩同志，一塊去飲，越快越好，隊長還等着走哪，(停了一會，聽張三沒有回答)你聽見沒有？

張：(在外沒好氣的)聽見啦！

狗：(返回把門關上，有聲告張三一狀)隊長你看見沒有，隊長叫我告訴他的事情，他還是代理不理的呀，隊長要是不在這，我要說點什麼事情，他們根本就裝聽不哪！

隊：這都是怨你太放縱他們，從前不是告訴過你嗎！誰不聽你的指揮，你就把他帶到大隊部的除奸科呀！

付：隊長？並沒有誰不聽指揮，他是日夜不得歇着，實在是有些累啦！

隊：這全是胡說八道，累，你說說誰不累？你們在村裏飲飲東西要累？那我們整天到各處催東西就得死啦！

狗：(發覺那半袋米沒有啦)唉，那半袋米弄那去啦？

付：那半袋米剛才叫中央軍要去啦！

狗：(抓住報復的機會，有意的)你看這事怎麼辦？昨天我變了半天勁，給隊長催下了那幾十斤米，他們叫人弄去啦！

隊：噢！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我們要的東西總交不齊啦，他媽那皮的，你們全給了別人啦，那還有個交齊嗎？

長：隊長！你先不要生氣，剛才人家來催給養來，看見那

放着那點米，你說我們怎麼辦呢！

隊：放你媽那屁，你們這老王八蛋，全該活埋啦！

付：隊長！你說當老百姓的敢得罪誰？況且他們也是來過條子的，今天他們來啦，看見那放着米，我們怎麼能

狗說不叫人家弄着走。

狗：那你們不會說那不是給他們要的。

付：可是人家的條子是先來的。

隊：胡說八道，你不會說那是給我吃的。

狗：是呀，你不會說那是給隊長吃的嗎？

長：(又有點忍不住)狗不理你是成心哪？

狗：隊長：你聽見沒有？他不當我叫會長，叫我狗不理。這還是當着隊長你的面哪，如果隊長你要不在這，那

叫的比這還難聽哪，隊長你想想：我在村裏給你辦點事有多麼困難呀，(指村長付)他們領着頭反對我呀，我要說往東，他們必定往西，根本就不聽我這一套，就像剛才吧，我負了那麼大勁幫着他是給隊長飲

下的米，我這麼一會不在，他們就給了別人啦，

隊：這些王八旦們，以後再不聽你的指揮，我把他們送到除奸科，活埋他們。

付：(指狗不理)昨天飲給養你什麼時去幫忙來？

狗：我就是沒有去，你們就應該給別人嗎？

付：那……

隊：(打斷付的話頭)你還有什麼說的，再胡說八道，現在就把你們這些老「頑固」送到除奸科。

(這時外面有吵亂聲，演員的視線又都注視到外面)

狗：是！（才一開門，八路兵一抓住趙五上。張三拿着斗和口袋隨在後面）來啦，同志！

隊：怎麼回事？

八路兵一：報告隊長！（指趙五）他違抗不交。

隊：（剛才的火氣還沒下去，於是從趙五的身上發洩，上去就是一個耳光）他媽的，你怎麼敢違抗不拿救國公糧呢？

趙五：（以下簡稱趙）老總：你先不要打，聽我和你說呀！我怎麼敢違抗命令，他說（指八路兵一）要我出兩石麥子，我沒有那些，可叫我使什麼拿呢？

隊：他媽的胡說八道，（向狗不理）會長！（指趙五）他種多少地？

狗：（略想了想）他種二十二畝！

隊：按規定是一畝地一斗麥，你種二十二畝，應當出兩石二，現在叫你拿兩石你就拿不起！

趙：老總！我盡是鹹地呀，去年種的麥子又少，共合打了一石六，呵！找到那去找那四斗去呢！

隊：全是胡說八道，打了麥藏起來，硬說沒有，你們那種把戲我還不明白？

趙：老總！你這真是冤枉，你問問我們村長我是打了多少麥子！

狗：（有意和趙五為難的）隊長！他已竟藏起來啦！現在也就不敢再拿出來啦，按規矩是應該把他送到除奸科，現在請隊長看我點面子，不要把他帶走，就在這兒一切從輕的看看怎麼辦他好啦！

隊：（看狗不理）也好，（向趙五）現在看着你們會長的面子，不把你帶走，但是，要把你欠的麥子對成賬，

一斗麥子二斗米，現在你少拿四斗麥子，到大秋要拿八斗米。

趙：老總！我辛苦了一年，打下那點麥子全給了你們都不狗，還叫我欠你們的賬？

狗：趙五！你就別這樣的不知好歹啦，我這直向隊長給你講情，不叫隊長把你帶走，這還不夠便宜你的，真要是把你帶了去送到除奸科，判你個違抗救國公糧的罪過，那當下，就得活埋啦，你想想！現在饑你不死，到大秋多拿幾斗米，你還不願意哪？

趙：狗不理你怎麼……

狗：（最討厭人家叫狗不理）唉……

隊：（打斷狗話頭）（向趙五）不准你再胡說，不然的話，現在就把你送除奸科。

長：（怕趙五吃虧）老五！你就不要再言語啦，照這樣，咱們還不一定能活到大秋啦。

隊：（問村長）他媽的，你是！（說着上前才要打，外面槍聲）

（全體演員一楞）

（門開，八路兵二很彊促的上）

八路兵一：報告隊長，日本人來啦！

隊：（嚇的有點支持不住）怎麼日本人來啦！

八路兵二：是！

（隊長開腿就跑，兵一二隨下）

（村長村付爬着窗戶往外看，張三把斗放下也跑到窗近前去看，趙五亦隨着過去）

（槍聲很密，喊叫聲和腳步聲亦很亂）

(狗不理嚇的滿屋內尋找安全的地方，但終沒找到，於是也開門往外跑，一沒留神，叫門闖拌了一個天動斗)

(這時中央兵甲在外喊：「回去，老百姓不准胡跑」)

(狗不理被迫不得已，只有從地下爬起來從又返回，可是腦袋的一部份撞破了，用手托着半個血臉往裏走)

(一時中央兵甲提槍上)

甲：村長！日本人沒跑過來？(四處尋視)

長：沒有，沒有，老總你快坐一坐。

付：老總有多少日本人？

甲：就五個，他們是下鄉來講道的，已經打死三個啦，那

兩個跑到村裏藏起來，我們正找哪！(說着跑下)

(除狗不理坐着沒動外，全站在門口看甲下)

趙：老總！一會可回來呀！

甲：(在外)好好。

付：(把門關好)

趙：(看見狗不理臉上血，俏皮的)你怎麼沒出去打出，

就這彩時？

狗：(看了看趙五沒有回答)

長：(指狗不理)這都是報應，狗不理：你小子這回看見

了吧！那些個八路軍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聽說有日

本人嚇的比兔子跑的還快，你小子以後別再糊塗着心

啦，要講清楚，中央軍才是純粹抗日的哪！

幕

三〇、四、四、寫於中條山。

# 你知道嗎？

滑 滑

你知道在好萊塢赫赫大名的法籍明星克勞黛考爾白嗎？一位極端美麗的熱情的，法蘭西典型的女郎，一位演技驚八，擁有世界各角落之影迷崇拜的演員！她主演的影片，過去的有「羅宮春色」、「傾國傾城」，最近有「第八位夫人」，都是轟動一時的。

你知道西英俊，受着多少人熱愛的泰倫德華嗎？一位二十世紀福萊斯電影公司的寶貝，一位當選了一九三八年電影皇帝的幸運兒！「忠烈傳」、「鴻寇志」、「絕代艷后」

「萬里關山」，他是那歷成功地演出的。你知道為全地球上的兒童所瘋狂喜愛的童星秀蘭鄧波兒嗎？一位天才絕頂的活潑跳脫的小神童，一位曾主演「小明珠」、「小姑娘」、「小蘇三」、「小公主」、「小木匠」、「小木蘭」、「小……」無數影片的美利堅小姑娘！她的歌唱，舞蹈，表情，是永遠使地球上有着輕鬆的美夢的。

可是，你還要知道這三位著名影星最近的動靜嗎？那麼，請你看下面的二個電報。

(紐約一十七日專電)本晚全國統一無線電廣播節目，有著名影星三人參加，為聯合救濟中國難民運動呼籲。該項節目係羅斯福發表「爐邊講話」之前發表，廣播十五分鐘。蔣夫人致美國兒童的函件，特由著名女影星克勞黛考爾白在廣播中宣讀，節目報告員泰倫德華呼籲美國人民援助，鮑惠爾並介紹秀蘭鄧波兒代表美國兒童請蔣夫人

向中國兒童致意，節目中並有著名黑人歌星約翰路之「義勇軍進行曲」獨唱，同時有中國兒童在播音室訪問之影星等，為彼等之救濟中國難民運動表達謝忱。

(好萊塢九日電)著名童星秀蘭波兒已被選為救濟中國基金之兒童部司庫，渠定于昨晚與克勞黛考爾白泰倫德華等著名影星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廣播演說捐助云。

切。人事業，必不可少的，就是每天每天都能以一副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去對付一

抱着的樂觀，以冷靜的頭腦，從容不迫的縝密計劃，用理智去判斷一切，向着一定的目標邁進，原是很難能的；但是也唯有在這樣的環境，才能顯示出究竟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青年人的環境，有好有壞，環境艱困，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凡是環境不順利，到處碰釘子到處受呵斥的青年，能夠養成「忍辱讓」，「寬容」，「有體察人情之力」……種種美德。於日後往往是一「秀而實」的，而那些富貴子弟，環境優裕，自小被溺愛慣的，往往流於驕奢淫逸，自甘墮落，卻反多「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成功偉大事業的人物，無一不是由極端困苦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總裁說過：「歷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榜樣，都是產生在最艱難危困的『中間』，又常鼓勵我們：『堅苦卓絕』，『苦幹實幹』……；哲學家叔本華說過：『有希望於抱負之人，欲替國家社會盡瘁者，不可不有貧苦之經驗』」。

斯巴華說：「有許多大，都自他們的大的困難中得來」，是內，偉人都是從困難角鬥中產生出來的，不同困難阻礙奮鬥的人，當事情不順利時，往往頹喪，懷疑，恐懼，失望，就因為他沒有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而不免反身一「向後轉」。多年經營的事業計劃，一日之間，竟前功盡棄，要想鍛鍊出能耐久，是不可能的。一生前沒有試鍊，死時只能算做半個人」。

「堅忍」是排除一切困難的鑰匙，他可以使人們成就一切事。只要你相信較好的明天會到來，那麼，今天的痛苦對你不算什麼，甚至於「鐵窗石壁也不是牢獄」。

痛苦不是束縛著我們的鎖枷，而反能鍛鍊人的身心，使得成為強固更堅毅。火石不經摩擦，不會發出火花；同樣的，人們不多找苦吃，他的生命火燄不會燃燒。

吾人奮鬥越堅苦，則吾人所得之勝利越光榮，凡是容易得到手的東西，往往是最無價值的，且是最容易丟失的。

具備了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然後克服任何苦難，輕視任何厄運，挺起胸膛去做，我們切記着：總理說過：「有恆為成功之本」。

行軍吃飯

胡吟

朝辭馬蜂嶺，  
暮宿喬家莊。  
房塌無宿處，  
晚餐壓糟糠。  
樹葉酸且臭，  
無鹽苦難嘗。  
折枝暫當箸，  
破瓢飲濁湯。  
飽時甘亦苦，  
飢來苦且香。  
場上十担飯，  
令下一掃光。

牛疥苦

前人

一  
咳喘方告癒，  
疥蟲又逞兇。  
疥蟲又逞兇，  
癢時抓破膚，  
血染五指紅。  
肉裂痛難忍，  
情急幾欲瘋。  
尋來硫磺粉，  
洗烤馬棚中。  
二  
熊熊柴火灼膚肌，  
寂寂汗流淚淋漓。  
切齒更忍一時苦，  
擦藥須趁火旺時。

(狗不理嚇的滿屋內尋找安全的地方，但終沒找到，於是也開門往外跑，一沒留神，叫門闖拌了一個天動斗)

(這時中央兵甲在外喊：「回去，老百姓不准胡跑」)

(狗不理被迫不得已，只有從地下爬起來從又返回，可是腦袋的一部份撞破了，用手托着半個血臉往裏走)

(一時中央兵甲提槍上)

甲：村長！日本人沒跑過來？(四處尋視)

長：沒有，沒有，老總你快坐一坐。

付：老總有多少日本人？

甲：就五個，他們是下鄉來講道的，已經打死三個啦，那兩個跑到村裏藏起來，我們正找哪！(說着跑下)

(除狗不理坐着沒動外，全站在門口看甲下)

趙：老總！一會可回來呀！

甲：(在外)好好。

(把門關好)

付：(邊走邊說)

趙：(看見狗不理臉上血，俏皮的)你怎麼沒出去打出，

就這彩時？

狗：(看了看趙五沒有回答)

長：(指狗不理)這都是報應，狗不理：你小子這回看見

了吧！那些個人路軍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聽說有日

本人嚇的比鬼子跑的還快，你小子以後別再糊塗着心

啦，要搞清楚，中央軍才是純粹抗日的哪！

幕

三〇、四、四、寫於中條山。

# 你知道嗎？

涓涓

你知道在好萊塢赫赫大名的法籍明星克勞黛考爾白嗎？一位極端美麗的熱情的，法蘭西典型的女郎，一位演技驚人，擁有世界各角落之影迷崇拜的演員！她主演的影片，過去的有「羅宮春色」、「傾國傾城」，最近有「第八位夫人」，都是轟動一時的。

你知道西年英俊，受着多少人熱愛的泰倫德華嗎？一位二十世紀福里斯電影公司的寶貝，一位當選了一九三八年電影皇帝的辛達兒！「忠烈傳」、「萬寇志」、「絕代艷后」

「萬里關山」，他是那麼成功地演出的。你知道為全地球上的兒童所瘋狂喜愛的童星秀蘭鄧波兒嗎？一位天才絕頂的活潑跳脫的小神童，一位曾主演「小明珠」、「小姑娘」、「小蘇三」、「小公主」、「小木匠」

「小木蘭」、「小……」無數影片的美利堅小姑娘！她的歌唱，舞蹈，表情，是永遠使地球上有着輕鬆的美夢的。

可是，你還要知道這三位著名影星最近的動靜嗎？那麼，請你看下面的二個電報。

(紐約二十七日專電)本晚全國統一無線電廣播節目，有著名影星三人參加，為聯合救濟中國難民運動呼籲。

該項節目係羅斯福發表「爐邊閒話」之前發表，廣播十五分鐘。蔣夫人致美國兒童的函件，特由著名女影星克勞黛考爾白在廣播中宣讀，節目報告員泰倫德華呼籲美國人

民援助，鮑惠爾並介紹秀蘭鄧波爾代表美國兒童請蔣夫人向中國兒童致意，節目中並有著名黑人歌星約翰路之「義勇軍進行曲」獨唱，同時有中國兒童播音室訪問之影星

等，為彼等之救濟中國難民運動表達謝忱。

(好萊塢九日電)著名童星秀蘭波兒已被選為救濟中國基金之兒童部司庫，渠定于昨晚與克勞黛考爾白泰倫德華等著名影星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廣播演說捐助云。

要想在人生的戰鬥中得到勝利，滿足自己的慾望，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驚人事業，必不可少的，就是每天每天都能以一副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去對付一切。

在你的週遭十分黑暗，希望已幻滅，慘淡的這種環境之下，要一個人仍能抱着樂觀，以冷靜的頭腦，從容不迫的縝密計劃，用理智去判斷一切，向着一定的目標邁進，原是很難能的；但是也唯有在這樣的環境，才能顯示出究竟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青年人的環境，有好有壞，環境艱困，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凡是環境不順利，到處碰釘子到處受呵斥的青年，能夠養成「忍辱讓」的，「富寬容」的，「有體察人情之力」的，種種美德。於日後往往住是「秀而實」的，而「富貴子弟」，環境優裕，自小被溺愛慣的，往往流於驕奢淫逸，自甘墮落，卻反多「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成功偉大事業的人物，無一不是由極端困苦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總裁說過：「歷史許多可歌可泣的榜樣，都是產生在最艱難危困的『中間』，又常鼓勵我們：『堅苦卓絕』，『苦幹實幹』……哲學家的本華說過：『有希望於抱負之人，欲替國家社會盡瘁者，不可不有貧苦之經驗』。

斯巴魯說：「有許多人生之偉大，都自他們的大的困難中得來」，是內利，偉人都是從困難角鬥中產生出來的，不同困難阻礙奮鬥的人，當事情不順利時，往往頹喪，懷疑，恐懼，失望，就因為他沒有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而鍊不免反身一轉，向後轉。多年經營的事業計劃，一日之間，竟前功盡棄，要想鍛鍊出能耐久，是向後轉。『生前沒有試鍊，死時只能算做半個人』。

「堅忍」是掃除一切困難的鑰匙，他可以使人們成就一切事。只要你想信較好的明天會到來，那麼，今天的痛苦對你不算什麼，甚至於「鐵窗石壁也不是牢獄」。

痛苦不是束縛我們的鎖枷，而反能鍛鍊人的身心，使得成為強固更堅毅。火石不經摩擦，不會發出火花；同樣的，人們不多找苦吃，他的生命火燄不會燃燒。

吾人奮鬥越堅苦，則吾人所得之勝利越光榮，凡是容易得到手的東西，往往是最無價值的，且是最容易丟失的。具備了堅忍吃苦耐勞的精神，然後克服任何苦難，輕視任何厄運，挺起胸膛去做，我們切記着：總理說過：『有恆為成功之本』。

軍中雜吟  
行軍吃飯  
胡吟

朝辭馬蜂嶺，  
暮宿喬家莊。  
房塌無宿處，  
晚餐壓糟糠。  
樹葉酸且臭，  
無鹽苦難嘗。  
折枝暫當箸，  
破瓢飲濁湯。  
飽時甘亦苦，  
飢來苦且香。  
場上十担飯，  
令下一掃光。

牛疥苦  
前人

一  
咳嗽方告癒，  
疥蟲又逞兇。  
癢時抓破膚，  
血染五指紅。  
肉裂痛難忍，  
情急幾欲瘋。  
尋來硫磺粉，  
洗烤馬棚中。  
二  
熊熊柴火灼膚肌，  
簌簌汗流淚淋漓。  
切齒更忍一時苦，  
擦藥須趁火旺時。



# 獻給全國的姊妹兄弟

杜景義

——集國防劇名——

親愛的「姊妹兄弟」，今年已是民國三十年了，祝我們「大家歡喜」！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十年前的「一九一八之夜」，倭寇的大砲轟遍了東北各地，淪亡以後「太陽旗」下「三千萬同胞」，他們是怎樣的忍受了「亡國恨」，受盡了「倭奴氣」。

他們也嘗用「一顆炸彈」做「警號」，叫起了「林中口哨」，發出了「鐵蹄」！他們的「一片愛國心」，引着「一塞上烽火」，樹起了「萬丈」！「三江好」！

我們更不要忘了「二十五年的「綏東之夜」的「塞外狂濤」，「七七之夕」的「血灑蘆溝橋」，「八一三」的「保衛上海」的「八百壯士」，他們是「全面抗戰」的「活報」，「台兒莊」的「大勝利」，驚醒了全國的同胞，他們已不再做那什麼「渡黃河吧」！「逃難吧」的迷夢，事實告訴他們，「流亡」不如「抗爭」好。

「老頭說：『起來吧同胞！我們要「毀家紓難」，共挽狂瀾，把鬼子打出中國去，樂享殘年。』」

「二姐姐說：『爸爸你作錯了！當初我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來到這破陋的「張家店」，何不一到前綫去！』」

「三兄弟說：『當兵去！呀！』」

「我雖是小孩子，也要參加抗戰。』」

「大哥說：『我們要參加「游擊隊」，「打鬼子去」！』」

「全國的「學生」，「姊妹」，「父與子」，他們已萬衆一心，「協同一致」，「共同呼喊：『放下你的鞭子』吧！日本鬼子，我們不做「順民」！』」

「亡國奴，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日本鬼子，我們不做「奴才」！』」

「但是却有些「人可恨的漢奸」，他們只爲了「夜光杯」與「美酒」，便拿同胞的性命「玩」；只爲了「幾張「老頭票」，便忘了他們的「祖祖先先」。

「敵人的頭，什麼「人命販子」，那都是「漢奸的詭計」，他們是我們的「民族公敵」。

「努力！努力！全國的姊妹兄弟！今年我們更應努力！再不聽那「漢奸的導演」，再不中那「漢奸的詭計」，我們要唱着一回「春之曲」！再「上前綫去」！「死裏求生」，用我們的「最後一計」，算清「血債」，

「死裏求生」，用我們的「最後一計」，算清「血債」，

## 四存青年 (創刊號)

中華民國卅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河南陝縣東樊村

編輯者 四存青年社

三民主義青年團

發行所 四存青年社

印刷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

電話六八七

北大街二四號

本期零售七角

### 本刊稿約

一、本刊下列各欄，歡迎投稿，抗建國策之論說，國父遺教，團長言行之研究，國內外時事之分析，國內外偉人之介紹。

(2) 青年園地：各地青年動態，青年讀物評介，各學校通訊。

(3) 散文：新舊詩詞、戲劇、雜文、翻譯。

二、來稿須寫清楚，加新式標點，來稿須登錄，稿致，薄酬。

三、本刊有來稿者，除與否，概不退還，聲明，來稿者，姓名詳細住址，來稿須書明作者真實姓名詳細住址。

四、賜稿，請寄河南陝縣東樊村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存分團部。

五、



